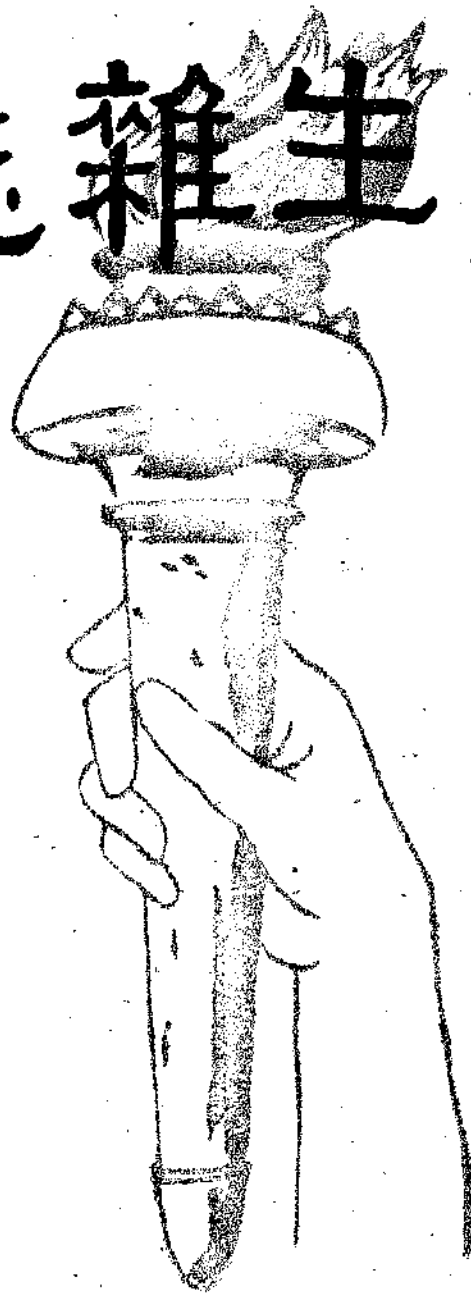


編三招學三

學 生 雜 誌



刊合期二十·一十第 卷三十 二第

行印館書印務商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PEKING, CHINA

學生雜誌第二十三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目錄

談文藝創作·····	石 荒 (1)	除夕話中大·····	牧 惠 (36)
一九四六年的蘇聯·····	湯一曼譯 (4)	羊和牧羊者·····	王 季 (41)
斤兩法的新園地·····	黃性流 (12)	詩四章·····	靈 原 (43)
矯縱的天馬——李白·····	王維明 (17)	大學生活片斷·····	伯 石譯 (46)
原子能的應用·····	郁仁貽譯 (22)	桂湖之秋·····	沉 弓 (51)
學期檢討·····	高一培 (27)	聽江問漁先生講「我」後感·····	警 笛 (55)
酒精·····	史孟禹 (29)	補習學校·····	彭忠淵 (58)
遊中山陵歸來·····	張愛理 (32)	花落知多少 (完)·····	子 子 (64)

談文藝創作

石荒

——記靳以在復旦的講演——

用靳以先生自己的話來說，他是不喜歡也不願多講話的。但在需要他講話的時候，卻從不沉默，多少次他站在聽衆面前，激動得漲紅了臉孔，聲音像疾雨似的滾落出來，爭取民主，反對內戰，咀咒社會的黑暗，很多同學敬愛他，就因為他底熱情和正直，並非把他視作一個教授，一個作家，而是把他視作和我們一樣的充滿着生命的活力和有着強烈的愛憎的年青人。自然也有些同學在默默地希望着他更在創作的道路上跨進一步，站在最戰鬥的前鋒裏去，如果說這是一種苛責，而這種苛責確是種因於愛之深切的。

下午三時，B二教室裏便擠滿一百多同學，嚴寒的十二月天着實冷，風在窗外悽厲的呼嘯着，但在他底整整兩個鐘點的講話中，聽衆都忘記了寒冷和風聲，只是隨着他底急速熱情的聲音，走進文

藝底裏論和現實的領域，在描述着怎樣觀察生活一節，更讓我們宛如親見似的看到「聽得見自己足步的回音」的因災荒降臨而荒涼下來的，原是有着百多戶人家的鄉村；也讓我們宛如親見似的看到面前站着的一排濼縷疲弱的壯丁，長官怎樣拿一瓢水潑過去使他們得到水喝的情景。……

下面我追記下他『談文藝創造』這課題的主要內容，靳以先生是以：（一）爲什麼創作；（二）寫些什麼；（三）創作的準備三方面來談的。

『爲什麼創作』？他說：『今天環繞着我們的是這樣污濁黑暗的現實社會，並且幾乎到了逼着人只能對着牆壁說話的時代，但是一個人，只要他懂得生活，就有着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自己的哀愁和快樂，自己的不平和希望，因此人常常需要找着朋友談出心底的話，沒有朋友時，便自言自語一番。』

但是埋藏在他們心底的這一種情緒是不可抑制的，就如嘉陵江的灘流，不能使它不發出洶湧澎湃的聲音。記得有位詩人說過：「憤怒產生了詩人」，就是說當你不能抑制鬱結在心裏的鬱憤，而且還爲着更多的人，感到哀愁和快樂，不幸和希望，作家便得用自己的聲音爲他們呼喊，控訴，傳達出萬人共通的情感，由作家的作品，給人類帶來一種喜悅和力量，這樣就不能不創作了。可以說，憤怒也產生了作家，不單是產生了詩人！」

談到寫些什麼？靳以先生認爲最重要的當是寫出萬人的思想和情感，其次作家應該特別留心寫下爲別人所常忽視的，然而與整個人生有着密切關連的事件。並提出藝術家的目的這問題來，他肯定的批評，黑格爾說的「藝術家的目的，是在外界中把自己找回來」，是一種樂觀的和個人主義的謬說，因此他認定，「藝術家的目的，是把自己放進外物中去！」「藝術家不應佔據高貴的位置，而應站在不重要的位子上，生活在很多人中間，以自己的特殊敏銳澄澈的觀察力，認識清楚現實的黑暗和苦痛，不僅止於消極的去求理解，而是要積極的擊退這苦痛的生活！」「作家也是普通的一個人，但必須

要是個善良的人，隨時隨地以崇高的心緒與一切惡勢力搏鬥，尤其當一切聲音都已快靜止時，他更應警惕自己成爲一個時代的預言的喇叭。而現在的作家，有的遠離現實，大談幽默，這種幽默自從林語堂之流把它從外國輸送進來，真不知禍害了多少中國人啊！這種幽默的中國精神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最後一支香煙，兩聲哈哈，什麼事都了結。有的忍受不住現實的痛苦和壓力，變成趨炎附勢的幫閒幫凶，胡適之便是一個！拿文藝當作敲門磚，敲開了名利和地位之門，隨就把她拋掉了！」至此，靳以先生說：「自私自利的人不是作家；看重世俗的名利的人不是作家；抱着不嚴肅的態度的人不是作家；用文章來發洩個人恩怨的人也不是作家！」

接着他談到題材的抉取，他引歌德的話說，「如果感情存在，則憂慮題材的缺乏，只是一種愚蠢的事！」他又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凍死的法國繪畫家羅丹 (Rodin)，就曾說他所學得的不是來於學校，而是在路上看雲彩；在森林中看野獸；在陳列室中看模型，我不妨添上一句；在人海中看人。作家只有深入的去接近自然，認識人，先了解他，然後尊敬他，最後自然就愛他。一個作家是必

需懂得尊敬別人的存在的。』『在複雜和混亂中求取統一，在平凡中見出不平凡，採取新的好的形式，貫入爲人所忽視的痛苦；爲人所不注意的擔負起人類苦難的英雄；激發起人類向上的情感；和不自私的廣大的愛情這種內容，從作品去喚醒人類追求高級的生活，沒有一部美的偉大的作品，不是密切的關連着人類的憂患的！』

說至創作的準備工作，靳以先生特別重要的指出觀察二字。從他自己的創作經驗和心得裏，有趣的給我們描述許多生動真切的實例。他說：『我們不僅要在人海裏看人，並且也要在自然界中觀察一切，觀察狗，觀察貓捉老鼠，觀察雞怎樣打架。佛羅貝爾就會叫我們觀察兩只不同的蒼蠅，可見我們應該仔細的觀察人生和自然界的一切！』『只是在

觀察時，作家應該保有一份冷靜，至少也不應該忘掉自己；最後作家必須有一個時間和空間使自己躲藏起來，思索，處理獲得的題材寫作。』『平凡的，簡單的題材倒反是不容易寫的，而且在這樣的作品中，才可看出作家的天才和素養來』。

最後，他給我們剖析四五年前他在福建時寫的一個短篇：『別人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觀察的精細和深刻，教室裏幾次發出驚奇的笑聲。尤使我們充份的獲得一個啓示，一個即使有着怎樣進步的藝術觀和世界觀，有着怎樣廣博的社會科學知識和怎樣熟練的寫作技巧的作家，但如果是生活態度，散漫，隨便，不認真嚴肅的地觀察一切，也是很難寫出，至少是最真實感人的作品來的。

消滅頭虱的方法

普通頭上生了虱子，就用捉和篦頭的方法去消滅它，但是常常捉不乾淨，篦也篦不完，如果能先用別的方法弄一弄再篦，那就能使虱子斷根。

(一)用豆腐水洗——豆漿變成豆腐和水分開，就用那豆腐水洗頭，洗過後立刻篦，一天洗一次，大約洗四五次後，虱子就沒有了。

(二)用牽牛花一兩加兩飯碗水煮，煮到只剩一茶杯水的時候，就拿來搽在頭上，虱子就會被殺死，然後再篦掉死虱子。

一九四六年的蘇聯

Brooks Atkinson 著
湯 一 雲 文 譯

「愛金生，中國人對這個名字真不太生

疏，他在重慶住了兩年。寫了許多關於中國的論文。他生於新英格蘭，在哈佛大學受的教育。四年前他才算有點名，是紐約時報的劇評家。一九四二年他被派來重慶作紐約時報的特派員。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他去莫斯科住了十個月。今年初夏才由蘇聯返國。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批評蘇俄，登在紐約時報，七月七八九日。是美國報界空前未有之對蘇俄詳盡報導之文字。

這文章登了三天，蘇聯共黨報紙「Pravda」為文反駁愛金生的批評。由此可見愛金生的文章是刺在克林姆的要害。蘇聯的政論家 David Zaslavsky 在「Pravda」報上，公開指責愛金生是強盜，是野人。當愛金生受「Pravda」攻擊之日，正是他很榮幸的被杜魯

門總統召見之時。

得紐約時報之允許，將該文重登在生活雜誌七月廿二日。因限於篇幅，愛氏自己將全文稍加刪去。全文雖然對蘇聯有許多逆耳之言。但他衷心的願望還是希望美蘇能精誠團結，維繫世界和平。譯者介紹此文目的，並不在「論是非」，而是在美蘇邦交不能和諧的今日——不可掩飾的事實——看一個美國記者毫不掩飾的道出齟齬的原因，作我國關心世界和平的參考——譯者注

要維繫與蘇聯政府的邦交，我們要放棄普通「友誼」的觀念。在政治協商，或團體結合中，「友誼」是不太適用的。蘇聯政府是一個政治的工具；「與人折衝」在政治的勾當中是代替「友誼」。整個的說來，蘇聯人民是值得欽佩的——他們聰明，勤勞，勇敢。但在我們與蘇聯人民之間，隔

着一個蘇聯政府。我可以說，牠是一個「極權政府」(Totalitarian Government)，因為「民主」這字對他們太深奧。「無產階級」專政，這名詞我們很熟悉，但現在實際上變成共黨政團(Politburo of the Communist Party)中十三位的獨裁了。

在蘇聯是沒有自由。依我的觀察，政府並不是完全違背人民的意志，也並不是一個貪污的政府。雖然國內也有許多紛亂，或叛逆，如最近克里米亞之工廠罷工等，可是我的印象總覺得蘇聯人民太相信，太欽佩他們領袖了。

從性質上來分析蘇聯政府，牠對內是施行權力的工具，對外發展權力的工具，因此，以「友誼」與之週旋，終歸於失敗。雖然我們不是「敵人」，但也不是很好的朋友，因此，我們今後數年中，最好是以武裝維繫和平。

我們對她的企求在那裏，我們一定要在相反方面有同樣的準備。當然，這樣處理國際事件，是一個「反動」的方法。但是蘇聯政府的精神就是反動的(Reactionary)。看他對待戰敗國的態度及紅軍在滿洲國的行爲，就知我言之不虛也。蘇聯政府對內統治的方法是用慣了權力，因此，對外也習於用

權力(Force)。

造成蘇聯今日的情況，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因為他們的領袖都是從艱苦中奮鬥出來，是從不利的環境中掙扎出來的革命專家。他們一直還相信一九一七年的方法。在極端恐怖，及佈滿秘密警察的沙皇統治之下，要維持他們工作的組織，必需有精密的秘密工作的訓練。「機警」和「訓練」使他們得到政權。他們仍然相信這兩個要素是很重要的。其次的原因：就是目的決定手段——這也許是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而不能挽救工人們脫離奴役地位，而反使他們做了「極權政府」的奴隸。

在精密的計劃，戰略，權術，秘密及暴動之下，他們使革命成功。因為時勢之使然，這些革命的領袖並不能推翻舊例。許多舊的成規仍然存在。他們仍然在秘密中推動政治。蘇聯的人民對於本國的時事，並不比外國人懂得的多。常常比外國人還知道的少，因為常常很秘密的消息，本國人不知道，反被外國人透露出去。雖然很不安的革命時期已過，但是秘密，不安的斑痕仍在。沒有人知道現在究竟有多少政治犯在監獄中。或說一千萬，或說

一千五百萬。世界上沒有任何國有蘇聯國內問題之多，好像工業革命要隨着政治革命並進，因此要採取很快並很有效的方法去教育人民。減少國內的困難。

在蘇聯政府統治偌大疆域，而相當成功的時候。很多的外國人對於他們領袖的不安全的事實，表示無限詫異。史太林恐怕是世界上保衛最嚴密的領袖。每個蘇聯人民或外國人，時時刻刻都要帶着護照和身份證，以備隨時檢查。我們所知道的戰時檢查，在蘇聯可天天如此，無分戰時或平時。

沒有一個外國人知道在蘇聯縱橫輻軸內，發生什麼事情。如溫特登 (Paul Winterton) 說：在蘇聯境內，每個人都糊塗，不過糊塗的程度不同。雖然有人說在烏克蘭有「某種團體」在肇亂，需要監視，但我不知道有什麼很活動的團體反對政府。

所謂「某種團體」指斥此次戰爭所付代價太大，無疑的很無理的說政府要負責他們的損失。去年十二月在奧德塞的共黨總部被焚，據說是一種叛亂。當然蘇聯政府是有方法應付。據一個外國人的觀察，蘇聯領袖們的地位還是很穩固。他們領導人民抗戰，並獲得勝利——當然勝利要歸功於共產的領

導。有時他們會忽略同盟國攻德，敗日之功。

除了有一部份人抱怨生活壓以外，一般人對政府還是很信仰。當然他們不會如共黨政團中委員們那麼安全。要做一個落後，饑餓，散漫國家的領袖，當然是比較費勁。他們要完成許多不愉快的任務，要給人民許多勞力的負擔。他們更希望能在上施政，為所欲為，而沒有什麼批評，反對或監視。他們對內是如此，希望對外也如此。不過對外所不同者就是不能統制新聞，或使反對者沉默之工具。

我們對付蘇聯困難之一，就是我們不了解他們的領袖。他們很少到過國外。由於數年來的孤立，或受外悔的痛苦記憶尤存，對於外國發生一種恐怖症。蘇聯的精神就是「排外」。自從經過一九三六年血的洗滌，於是對外國人都懷着恐懼，以為他們都是間諜，奸細；是蘇聯的仇敵。

凡與外國人往還或國外事發生興趣者都認為是出賣蘇聯的好細。即使領袖們也不能例外。任何領袖喜歡與外國人做朋友，或喜歡研究外國事物都認為是危險人物。即使史太林，一般人認為他是常識豐富的，但仍然不明瞭「自由」及「民主」。因為馬克斯主義在他思想中是根深蒂固，加之那些蘇聯

外交家及寫作家，不斷給他一些偏見，他思想的形成亦僅限於此。

因此，蘇聯一些領袖，在孤立主義中犧牲了。雖然他們不斷的得着國外的情報，但限於經驗，他們不能分析。他們生活在「鐵幕」之後，無法與外界，外國人作一個正常的交往與研究。自從去年冬季十二月莫斯科會議之後，一般外國人認為這又回到從前的狀態，認為每個外國都是資本主義，是蘇聯的敵人。不管從何種觀點去看，很明顯的就是造成一種環境，利於獨裁。使得人民有一種仇外的心理，當然易於統治。依戰時的經驗告訴我們，那就是爲了挽救國家的存亡，大家不顧一切，合衷共濟的努力工作。

莫斯科整個的空氣，就是不正常。因爲他與國外的正常關係都已斷絕。因此學術風氣形成刻板。在那「鐵幕」籠罩之下，對國外事物及謠言的反應，都是衝動的。日常物事正常的演變，經過他們「成見」式分析，往往小事變成大的波濤。

邱吉爾在福爾登的演說，傳到蘇聯。當局嚴祕的把這消息封鎖了好幾天，蘇聯的領袖共商對策。

結果把牠公佈出來，可加上官方的解釋及辯駁。整個莫斯科都震動了，好像「原子彈」馬上就要擲下來，好像一天的安全保障都沒有似的。其影響於社會，至深且鉅。感情的衝動，那麼快，不定，紛亂。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血的教訓，每一個國家都知道要防止再次戰爭，必須要使政治，經濟，商業國際化，於是息息相關，才不敢輕易訴諸武力。莫斯科也明白學術，文化的團體必須國際化。但莫斯科接受不了新的思想。所有舊的知識是被重複的應用。所有報紙用一樣的方法，載一樣的消息。有時在同一天登出。每人的文筆作風都有點相像。

不歡迎外國人入蘇聯；已入境者受他們歧視，使其行動不自由，封鎖消息。這樣蘇聯文化是必然形成毫無生氣，舊式，小中產階級的氣息。那是不生動，而且保守的。因爲我不懂科學，我已無法批評。不過我知道他們醫學進步得很慢，水準很低。同時，我覺得戲劇，藝術，及音樂的水準都很低，我信相許多作者，演員及音樂家均與我同感。我實在看不出什麼藝術的精華，生動性。牠的生命已是淹淹一息。在極端政府統治之下，很少有機會允許

個人事業及個性的發展。

當然，我們很希望蘇聯有個新作風，很勇敢的在藝術方面有點改革。但孤立主義及極權主義是致他死命的兩大因素。

在這種不正常的環境裏，使得羣衆行爲也失常。依我的觀察，蘇聯的領袖羣中患着不正常的恐怖症。他們覺得許多人的拳頭都對着他；感覺得是在受人包圍中。因此，我們也不奇怪他們對外國的敵意。以蘇聯幅員之廣，實力之強，毅力之堅；資源之富，希望她的前途，不爲此種「恐怖症」所斷送。因爲牠是外國人想與蘇聯接近的障礙。

只要嫉視外國的心理存在，美國是首當其衝，雖然她財力富足，並擁有原子彈。蘇聯的領袖對那些國際千變萬化的事，認爲都是針對着蘇聯。因爲他們對國內的事物也作如此解釋。凡與史太林之主張相違背者，都認爲是「國奸」。因爲他們在國內做排除異己的工作很成功，因之也適用於國外。

蘇聯認爲發展的障礙，就是環繞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中。他們認爲只要資本主義的英美操縱國際間的活動，蘇聯是永遠不能抬頭。但蘇聯也曾經與資

本主義國家發生過關係，如從前以全力對付西線的希特勒，他們曾訂德蘇協定。

蘇聯報章上描寫美國是兇狠的帝國主義者，伸展她的勢力及於全世界及一些小的國家；美國的「獨佔資本」是世界愛好和平的障礙。我在莫斯科十個月，從來沒有看過任何報章說到美國也有可欽佩的地方。對英國的批評也不很好。

在蘇聯住了十個月之後，我還是喜歡西方的資本主義，因爲那樣還有些個人的自由及整個人類的自由。限制人類的自由，就是戰爭起源的最大原因。社會主義本身是合理的。換句話說，完成社會主義並不一定破壞人類的自由。

蘇聯幅員如此之大，民族極其龐雜，因此施行社會主義是最好的出路。雖然蘇聯的「社會主義」已經變質，成爲「極權主義」，但是一般的希望都盼望蘇聯能真的施行社會主義。因爲他能給於世界好的影響，好的榜樣。人類都希望有一個理想的經濟制度實現。希望蘇聯實驗成功。但實事相反，蘇聯並沒有促進自由，如滿足慾望的自由及避免恐怖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 Freedom from

(Fear)。

蘇聯人民懷念社會主義之實現，警察的威脅，不但使他們失望而且害怕。我認爲蘇聯不能與英美合作的重大關鍵，不在主義的不同，譬如蘇聯亦曾有一段時期與納粹德國訂立協定。至少經驗是如此。加之蘇聯領袖自大，認爲他們是世界前途的監護人。他們在國內爲所欲爲，因之對外也是統制慾很強。認爲他們的主義也是天經地義的。因此在波蘭及巴爾幹等處，大有替天行道之勢，雖然她所得的結果是反動。

他們認爲與之往還的英美諸國，也並不是愛好和平的人們。他們認爲英美使蘇聯人民盪惑，受其權術，而作「獨佔資本」的活動。目前蘇聯政府或共產黨——他們是二而一的——是否在進行煽動英美革命，我們尚不敢肯定作覆。不過法國政治已在受其溶化之中。蘇聯認爲只有社會主義是穩定國際和平的力量。因此，凡與蘇聯政策相違背者，就是威脅世界和平。

因此，共產主義非特是政治科學而是一種宗教，他們的行動是範之於法規，而不是理智。信仰他的人要無條件接受。這種政治的宗教狂，形成他

們處理國際政治的條件。他們的偶像是列寧，史太林及其他諸領袖。他們宣傳的文字，也充滿了宗教的字眼，什麼愛，仁慈，覺悟及犧牲爲將來的生命。莫斯科非特是蘇聯的首都，同時也是共黨主義的聖城，列寧是聖父，史太林是聖子。每種報紙封面上印着領袖相片。傳教似的文字充滿報紙上，說蘇聯是世界上唯一受恩民族，因爲他們有唯一的真實信仰，將來的生命是充滿愛，快樂和歌唱。

當蘇聯的代表在國際會議中，他們總是牢牢固執着他們至高無上的思想，主義。因此，凡不信馬克斯，列寧或史太林主義的國家，不免會格格不入。

從某種觀點上看，蘇聯的領袖及我們都承認：維繫和平必先敦睦邦交。戰後蘇聯，許多問題要解決；百孔千瘡待恢復，他們渴求的，也是和平。戰爭給予他們的教訓比我們還大。雖然他們不承認在此次戰爭中有何供獻，但我們卻不能不承認他們是盡了很大的努力，更不能忘記他們曾經受了最大的威脅，和最大的苦痛。

美國人喜歡人家相信我們，喜歡我們，嫉妒我

們，甚至要我們借些資源。是的蘇聯曾經要向我們借款，完成他們的五年計劃。在美國人看來，這也許是一種友誼的表現，但蘇聯的領袖可不如是的想法。

美國借款給英國、中國、法國及波蘭，單單拒絕了蘇聯，當然是一種敵對行爲。這種現象，蘇聯的反動份子不能不負責。即使那些救濟物資，一船船的運往蘇聯，可以說完全出自美國人惻隱之心，人道主義。你不要以爲一船船的救濟物資就可以感動他們，其實不然。他們自信力很強。相信可以不靠外援，自力更生。他們孤立思想，是牢不可破的。

雖然蘇聯幾乎與其他各國，都有些敵意。但是他們沒法與歐西民主國家競爭，不但他們的人民可以多享受自由，而且生活程度也要高些。雖然蘇聯造成許多不愉快的邦交；國際會議中許多僵局，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蘇聯還是需要朋友，她不能忽視世界輿論。世界輿論使他不得不撤兵伊朗。在去年的秋天，蘇聯陳兵土耳其的邊境。蘇聯兵力很強，他很可以「解放」土耳其。但是國際輿論不允許他如此做。美國兵艦駛入土耳其，因此蘇聯不能有什麼

動靜。可是你別以爲蘇聯就這樣長此軟下去了。也許有一天她看事行事，不顧一切的幹一下。目前她還不願意如此做。也不願因此而引起再次的戰爭。

我們沒有理由坐視蘇聯文化落後，生活水準降低。因爲蘇聯是世界上最大潛伏力量。她在歐亞之間有如此之大疆域。真正地大，物博，人衆。在極權政府之下，他可以動員無數的人力。但我個人相信「自由」是創作的原動力。考諸此次戰爭，就知道我言之不虛。此次戰爭，我們共同的目標就是爭取民族國家的自由。雖然我們的人力不如蘇聯之大，但亦不可忽視也。

我們的幅員之廣，物資之富，當然也不下於蘇聯。她是我們的勁敵。我們之所以略高一籌者，就是我們的技術方面。一般的說起來，我們的工業及農業的生產比較多些。但在平時，我們並沒有力量生產。因此在平時，我們並不能絕對保障經濟有辦法。

誠然，蘇聯沒有失業者。可是他們的工作多半是派定的，不是自由選擇的。與蘇聯競爭，我們的自動力要比他們強。我們要增加生產，提高生活水

準，就能增加我們的動力。主要的是切不可違背「人權宣言」(Bill of Rights)。怎麼把全國動力組織起來，而不違背人類的自由？整個的關鍵就在這裏。

我在蘇聯寄居十月歸來，帶了一顆沉重的心歸來。我看不出有什麼現象，可以證實兩國和睦的邦

交。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我們雙方可以有真誠邦交，當然局面比較快人心意，而力量更大。
我與妻乘飛機到奧德塞去。在機中與蘇聯乘客們談笑自若，感情和諧。因此我感覺到蘇聯人民是誠懇的，善心的。可是兩國的邦交並不如我們的心願。但有什麼辦法呢？

用腦與長壽

德國腦研究所的奧斯加特和西席爾·佛伽特昆仲博士在給英國的科學權威雜誌「自然」的一封信中說：「如果我們讓我們的腦怠惰，我們便是在自掘墳墓。」據他們解釋說。

腦內有幾百種類型的細胞，各負責體內一定型的活動。它們合起來就像一個最高統帥的作用，使身體動作寧靜而有效能。

當我們在三歲的時候，我們已經得到我們腦細胞的終生定分；它們不能自己再生長。在孩童時期得到的原始細胞，必須進行指揮思想、行動、消化、生長、以及所有其他生活體內複雜程序的工作。

如果一個細胞死了，我們便永遠失掉了它；沒有來代替它的。如果祇有少數死去，在我們的人格或身體上還可以沒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如果整批死去，那時我們的某些部分便停止作用，因此，如果控制右足的神經中樞死去，則右足麻痺。

兩位佛伽特博士說，長壽的祕密，在給予腦細胞以夠多的工作做以加強它們。它們歡喜活動，而在熱烈的思考上發育興旺。如果他們從數百萬的神經部份接受到刺激，它們便保持最優美的狀態，而你便可以繼續生活一個遠超過七十年的有用的生命。

在另一方面，如果你愚鈍苟生而鮮被刺激，則腦細胞將活動不足。由於一直的阻撓，它們衰弱而早老，便加速你的死亡。

算學
講話

斤兩法的新園地

黃性流

上

成下面的樣子：

斤兩法原有十五句口訣。因為句句都是數字，字字都是數字，枯燥乏味，沒有意義可循，所以初學的人，沒有不以難於記誦為苦。又因它的數字全是小數數字，小數的位子多到三四位，有的還夾雜着○，有的卻並不夾○，所以即使勉強讀熟了口訣，應用起來還有困難——「小數是幾位呢？」常常要發生這類疑問。

抗戰以來，物價飛漲，於是斤兩法口訣也跟着交了紅運。以前角數錢一斤的貨物，每兩價是幾厘幾毫幾絲幾忽，很不易算，現在那種貨色已漲到千數元一斤，求幾兩的價錢就容易算了。

為配合現時物價的情況，並使學者易記、易算、並易理解，只要以一萬元作基數，就可把斤兩法口訣內的小數點全都剔去。現在且把那些口訣寫

- (一) 六二五
- (二) 一二五〇
- (三) 一八七五
- (四) 二五〇〇
- (五) 三一二五
- (六) 三七五〇
- (七) 四三七五
- (八) 五〇〇〇
- (九) 五六二五
- (十) 六二五〇
- (十一) 六八七五
- (十二) 七五〇〇
- (十三) 八一二五
- (十四) 八七五〇
- (十五) 九三七五

上面第一句口訣，表示每斤一萬元的貨，每兩是六百二十五元；第二句表示每斤二萬元的貨，每兩是一千二百五十元；第三句表示每斤三萬元的貨，每兩是一千八百七十五元……餘可照此類推。

上面說的是第一種意義；另外還有一種意義，就是每斤一萬元的貨，第一句口訣表示一兩的價錢是六百二十五元；第二句表示二兩的價錢是一千二百五十元，第三句表示三兩的價錢是一千八百七十五元……餘類推。

在第一種用法時，括號內的數目表示每斤的價格而是以萬元做單位的——「(一)」表示每斤價一萬元，「(二)」表示每斤價二萬元，「(三)」表示每斤價三萬元……當第二種算法時，括號內的數目所表示的是兩數——「(一)」表示一兩，「(二)」表示二兩……這是學者所不可不加區別的。

把上面兩種算法交結起來，又可產生一種新的應用：

譬如每斤價值二萬元的貨物，則其二兩的價錢是 $2 \times 2 = 4$ ，查等四句口訣，即得二千五百元；三兩的價錢是 $2 \times 3 = 6$ ，查第六句口訣，即得三千七百五十元；四兩的價錢是 $2 \times 4 = 8$ ，念第八句口

訣，即得五千元……

又如每斤價值三萬元的貨物，二兩的價錢是 $3 \times 2 = 6$ ，念第六句口訣，得三千七百五十元；三兩的價錢是 $3 \times 3 = 9$ ，念第九句口訣，得五千六百二十五元；四兩的價錢是 $3 \times 4 = 12$ ，念第十二句口訣，得七千五百元……

依此類推，每斤的價格不論是四萬元、五萬元、六萬元……所買的貨物不論是二兩、三兩、四兩……都可用這個交結的方法來計算，很是簡便。只要把每斤的價格乘兩數，即可確定應當援用第幾句口訣。

為什麼可以這樣算的呢？理由很簡單。比如求每斤價五萬元的貨三兩的價錢是多少，照上面所說的算法是 $5 \times 3 = 15$ ，援用第十五句口訣，知道是九千三百七十五元。因為每斤價五萬元的貨一兩，與每斤價一萬元的貨五兩同價。每斤價五萬元的貨三兩的價錢，要抵得每斤價一萬元的貨十五兩，所以援用第十五句口訣，這是非常合理的。

或許有人要疑慮到這種方法應用的範圍，只限於相乘的積在 15 以下，因為口訣只此十五句；積數在十六以上，便無法應用了。其實這種疑慮，大可

不必。我們憑着靈敏的頭腦，只要稍加思索，便可打破這層難關：

乘積假使是 16，則貨價剛巧是一萬元。乘積若在 16 以上，那末只要減去 16（或其倍數），照餘數是幾，念第幾條口訣，得零數，再加一萬（或若干萬），即是該貨的價值。

譬如每斤價三萬元的貨，六兩的價錢是 $3 \times 6 = 18$ ， $18 - 16 = 2$ ，念第二句口訣，得一二五〇，加一萬，即是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元。（請讀者照你自己平日所用的算法來證驗！）

又如每斤價六萬元的貨，七兩的價錢是 $6 \times 7 = 42$ ， $42 - 32 = 10$ ，念第十句口訣是六二五〇，加二萬元，即得二萬六千二百五十元。

仿此，這種算法的應用範圍，可以推展到很廣，並不受何種限制。

若要把上述算法用具體的言語寫出，便是：

- (1) 先把乘積減去 16 或 16 的倍數；
- (2) 照餘數念口訣，得零數；
- (3) 照 16 的若干倍，就加上幾萬；
- (4) 連接(2)和(3)即是答案。

倘若乘積比 16 的倍數稍小，又可改把 16 的

倍數減去乘積，照所差的數目念口訣，把 16 的若干倍即作若干萬，減去念口訣所得的零數，便是答案。例如每斤九萬元的貨，買七兩，共價為 $9 \times 7 = 63$ ，比 16 的 4 倍 64 少 1，即是 40000 元 $- 625$ 元 = 39375 元。若是你所拿出的是四張一萬元的鈔票，即可找得六百二十五元，還可省去 40,000 $- 625$ 的手續。

下

上文所說的三種算法，所算的都是貨價。讀者假使以為這種「估斤論兩」是市僧的勾當，認為這些算法都是下品的，那麼請你不要厭煩，請你續看下文。斤兩法口訣，在速算方面應用的範圍很廣大，在那兒有簇新簇新的園地讓青年來開闢來欣賞呢！

我們知道，某數乘以 25，可改為把某數乘以 100，除以 4；某數乘以 125，可改為乘以 1000，除以 8；仿照這個法子，應用斤兩法的第一句口訣，某數與 625 相乘，可改為乘以 10000，除以 16。例如 48 與 625 相乘，不必化費許多時間實實在在地去乘。只要把 48 先除以 16，得 3，再

乘以 10000，得 30000 即是所求的答案。因為
 $10000 \div 16 = 625$ ，所以

$$\begin{aligned} \text{某數} \times 625 &= \text{某數} \times (10000 \div 16) = \text{某數} \\ &\times 10000 \div 16 = \text{某數} \div 16 \times 10000 \end{aligned}$$

又應用第三句的口訣，某數與 1875 相乘，可改爲與 30000 相乘，再除以 16。例爲 144 與 1875 相乘，只要先把 144 除以 16，得 9，再乘 30000，得 270000，即是所求的答案。（請讀者以普通乘法證驗！）

應用第五句口訣，某數與 3125 相乘，可改爲某數除以 16，再與 50000 相乘。例如 160 與 3125 相乘，只要先把 160 除以 16，得 10，再乘以 50000，得 50,0000，即是答案。（請再證驗！）

由此類推，斤兩法的口訣，沒有一句不可以應用的。爲求容易明瞭起見，把應用的方法，列成公式於左：

$$\begin{aligned} \text{某數} \times 625 &= \text{某數} \times 10000 \div 16 \text{ (註) 又可改爲} \\ \text{某數} \div 16 \times 10000, &\text{以下類推。} \\ \text{某數} \times 1250 &= \text{某數} \times 20000 \div 16 \\ &= \text{某數} \times 10000 \div 8 \\ \text{某數} \times 1875 &= \text{某數} \times 30000 \div 16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text{某數} \times 2500 &= \text{某數} \times 40000 \div 16 \\ &= \text{某數} \times 10000 \div 4 \end{aligned}$$

$$\text{某數} \times 3125 = \text{某數} \times 50000 \div 16$$

$$\text{某數} \times 3750 = \text{某數} \times 60000 \div 16$$

$$= \text{某數} \times 30000 \div 8$$

$$\text{某數} \times 4375 = \text{某數} \times 70000 \div 16$$

$$\text{某數} \times 5000 = \text{某數} \times 80000 \div 16$$

$$= \text{某數} \times 10000 \div 2$$

$$\text{某數} \times 5625 = \text{某數} \times 90000 \div 16$$

$$\text{某數} \times 6250 = \text{某數} \times 10,000 \div 16$$

$$\text{某數} \times 6875 = \text{某數} \times 11,000 \div 16$$

$$\text{某數} \times 7500 = \text{某數} \times 12,000 \div 16$$

$$= \text{某數} \times 3,000 \div 4$$

$$\text{某數} \times 8125 = \text{某數} \times 13,000 \div 16$$

$$\text{某數} \times 8750 = \text{某數} \times 14,000 \div 16$$

$$= \text{某數} \times 7,000 \div 8$$

$$\text{某數} \times 9375 = \text{某數} \times 15,000 \div 16$$

以上是講斤兩法的口訣在速算乘法方面的應用。既可應用於乘法，自然也可應用於除法。以下就講斤兩法口訣在速算除法方面的應用。

應用第一句口訣，凡某數除以 625，可改爲除

以 10000 而乘以 16。例如求 $35000 \div 625 = ?$ 可先
把 3500 除以 10000，得 3.5，再將 3.5 乘以 16，
即是答案。但 3.5 乘以 16，又可不必要實實在在地
去乘，只要用心算把 3.5 加倍、加倍、加倍、加倍、加
倍，每加倍一次，屈一個手指；再加倍一次，再屈
一個手指……等屈過四個手指，計算也就終了，答
案已經得到了。這方法正和打「馬將」的人，求四
「代」的「和數」一樣。因為無論那個數目乘以
16，與連乘四個 2 的結果是一樣的。

$$\text{某數} \times 16 = \text{某數} \times 2^4 = \text{某數} \times 2 \times 2 \times 2 \times 2$$

上面的 3.5，逐次乘 2 的積是 7, 14, 28, 56。
最後的 56 就是所求的答案。有了這種連積四次 2
來代替乘 16 的方法，故可用心算，比實實在在地
乘，要便捷得多了。

仿此，應用第三句口訣，如要把某數除以
1875，就可改為除以三萬，再連乘四次 2。例如求
 $3600 \div 1875 = ?$ ，可先把 3600 除以三萬，得 0.12；
把 0.12 加倍四次的經過是 0.24, 0.48, 0.96,

1.92；這最後的 1.92 就是 $3600 \div 1875$ 的商。讀
者試以除法證明！

其餘各句口訣，如第四句、第五句……也都可
仿照這個方法來應用。

現在把前三句口訣應用在速算除法的公式寫在
下面：

$$\text{某數} \div 625 = \text{某數} \div 10000 \times 16$$

$$[\text{理由} : 10000 \div 16 = 625]$$

$$\therefore \text{某數} \div 625 = \text{某數} \div (10000 \div 16)$$

$$= \text{某數} \div 10000 \times 16]$$

$$\text{某數} \div 1250 = \text{某數} \div 20000 \times 16$$

$$[\text{理由} : 20000 \div 16 = 1250 \text{ 餘同 } (E)]$$

$$\text{某數} \div 1875 = \text{某數} \div 30000 \times 16$$

$$[\text{理由} : 30000 \div 16 = 1875 \text{ 餘同 } (E)]$$

至此，聰明的讀者，自能將其餘各句口訣應用
的方式接續寫出來了。

記憶這些公式的方法，有一種規律可循，讀者
不妨尋思求之！

歡迎批評！ 歡迎介紹！

矯縱的天馬——李白

王維明

——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李陽冰

一個藝術家或詩人，單只咒咀黑暗與醜惡容易，單只歌頌光明與美麗不難，就使單只表現生之追求的一面，不管他所追求的是理想，是自由，是美，是愛，是善，也都不是什麼難事，惟是要一個人把生活的全部——現象和本質，靈和肉，美和醜，善和惡……——一齊表現出來，那該多麼不容易哪！

讀過李白的遺作，乃至在讀的當時，我惟一的深深感觸（寧是驚訝）是：我們詩人的生命力夠多麼豐富，又夠多麼洋溢呀！每一首詩裏閃着他的影子，流蕩着他的聲音，他是活潑潑的，生蓬蓬的活，在我們之間哪！誰能說，誰忍說，李白早已與世長辭？

這可就使我想起西伯利亞原野上的大文豪高爾

基說過的話：「縱然凋謝了，美麗的還是美麗；縱然滅亡了，可愛的還是可愛。」要這句話才配作李白的紀念碑銘，要李白才能同這句話共不朽。李白將永遠藉着他的創作——實際上是他的生命的烙印而活在人類的記憶裏。

在我們這個文化古老的國度，找一打以上的令人懷念追憶的詩人，不是一件難事，可要找一個遨遊於天地之間，來往於仙人之際，既是天上的，又是人間的；既是靈的，又是肉的，……且又那麼豪放狂野，獨步古今的，怕只有一個李白。

爲着寫這篇滿含着哀心之仰慕的文章，我不知道想起了多少個開頭，有一個開頭是：「嗨，嗨，嗨，我太愛李白！」並不是我要愛李白，乃是李白太可愛，他的靈魂實在玲瓏得美麗。

是的啦，我說李白是豪放而狂野的，我也正是從這一個基本觀點去認識李白並談李白的。豪放和

狂野看去有兩種氣質，實際上還是一種，大體上，惟其豪放的人才狂得起來，野得起來，也只有狂野的人才豪放的氣勢。

通觀李白所有的詩作都洋溢着豪放和狂野的精神，雖然，偶爾也有一兩首雜滲着現實生活失敗後對人生失望的憂鬱。

總攬說來，豪放和狂野都只是一種原始精神的表現，它正是生命力太豐富了的說明。試問一個生命力薄弱的人，殘燭迎着暴風，自願保持生命之不懈，還談得到豪放與狂野嗎？

我能怎樣予豪放與狂野以最恰當的說明呢？最好請你到海岸上望一望那掀天揭地的浪濤，最好請你站在萬里長城的殘堞上瞭一瞭那漠漠的黃沙白草，最好請你到長江的三峽或黃河的龍門，看一看那水流的壯觀，可是，這又怎樣表現出李白的豪放與狂野於萬一呢？

那末，你這麼想吧，在一片茫無涯際的沙原上，一匹碩壯的馬，沒有披掛，沒有韁繩，它惟是疾馳着，狂奔着。你可不能說他受着誰的鞭策，不，它是純然自由的，一定說它爲什麼要那樣狂野的奔馳，也只能說它生就了那個性子，諺語裏不就

有嗎：「心似平原走馬，易放難收。」又說：「心猿意馬」。馬豈不成了「狂」，「放」的代名詞？

於此我們看出：狂和放是有連帶關係的，惟能放得開的方能狂得起來，西洋哲人有句話說：「飛開你自己」，這所謂「飛開」正是「放」，一放開了也就狂了。故我以「狂放的超人」禮讚李白。

從狂放兩個字說，我尤喜歡「狂」字，實質上，李白寧是狂多於放。

什麼又是所謂狂的樣態呢？我以為「狂」意味着：一長串精神情調，即：澈底，強烈，濃厚，真實，確切，深沉，急切，過分，極端。……也可以說，狂就是這諸多情調的綜合。能用以描述李白所反映在他的詩作裏的精神狀態的也不外乎就是這許多。誰是這樣，李白才真正過了人的生活，或者說，活得像一個人，如果拿破侖生在李白的時代，恐怕這位高傲自負的英雄也要向他低頭，且如像頌譽歌德似的頌讚他道：「這才是一個人！」

其所以說李白活得像一個人者，就因爲他以那股狂勁兒把生命作了極度的發展。那股狂勁兒也是一片稚勁兒，他始終一貫的以童稚的坦白和率真表現了自己的一切。他的聲音是真的聲音，他的顏色

也是真的顏色，惟他才真正煽着情感的羽翼，翱翔於浩渺的天宇。

他有真情的喜笑，你聽：「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笑殺陶泉明，不飲盃中酒」，

他有真情的哀愁，你聽：「平生不下淚，於此泣無窮」；「愁聞出塞曲，淚滿逐臣纓，卻望長安道，空懷戀主情」。「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他有真情的歌唱，你聽：「我且爲君搥碎黃鶴樓，君亦爲吾倒卻鸚鵡洲」；「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何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

他有真情的陶醉，你聽：「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奈君何！」

惟有他呀，笑笑個哄堂，悲就悲個悽愴，醉就醉個昏倒，……他要求的是強，是烈，是濃，是醇，是急切，是過分，於是，我們在李白的詩篇裏讀到在其他詩人作品中少見的字詞：如像：「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啦，如像「月色醉遠客，山花開欲燃，春風狂殺人，一日劇三年。」啦，他如「笑殺」，「惱殺」，「醉殺」，

……也是常見的，就個「殺」字用得來多麼夠味。你可不要以爲李白的詩裏只有着鏗鏘的聲音，

另外，也還有着顯明的顏色。一次，我就從李白的「白」字上遐想了開去。你說呀，白是什麼？是「色」還是「非色」？你說啦，一張白紙，一線白光，這個「白」是什麼東西。咳，一個稍懂點物理學的人就知道，白是雜色的混合，說是雜色，在「白」裏面又是有一定的次序和分量的，並非混雜莫辨的。你該見過雨後的虹，你該見過分光鏡所析的光，是些甚麼色調呢？赤，橙，黃，綠，青，藍，紫。這樣，你就該懂啦，李白的「白」不是不可捉摸的「茫然」，而是七色的調和配置。告訴你，這七色真是李白生活形態的象徵。

那赤，是他赤灼灼的感情，他時時在燃燒，有時爲個人的私慾，有時爲民族的福利，你知道啦，李白的時代也和今天差不多，外患和內亂打亂了社會秩序，使他在逃難生活中還祝福着祖國的健康。

那橙，是他的政治夢想，他可不純然是一個只會吟風弄月的詩人，他抱有濟世的經略！希望能從政治上給人民一點好處，雖然他終究還是失敗了。

那黃，象徵着他的神仙思想，生在那麼一個時

代，他就很難避免時代思潮的影響，一個浪漫的人是最善於作夢的，於是他追求官能享受之不足，他要求永生，永生的不二法門就是學道成仙，這是爲什麼李白的許多詩章都含有濃重的道家思想氣味的原故。

那綠，正是他的心的顏色，一顆綠的心，一顆和別人一交結就使人感染着豐富的生命力的心。李白正是一個有綠色心的人，爲此，他特別重「友情」，他一面和當世的活人作朋友，一面還和已故的古人談交情，他在政治和藝術上都有所推重的偶像。根據李長之先生的意見，他在政治上特別推重魯仲連，他在藝術上特別推重謝朓。

那青，是他的出世思想的象徵，誰也知道，李白是極喜歡遊山的了，也許他生就了一脈仙骨，所以縱然不出家，他也不能安於家。當他厭倦於人世的人的氣息，他就要餐風飲露了。

那藍，又該是他世間思想的表現了，正因爲他太愛生活了，所以他就最愛人間，他真是一個極富「人間熱」的人物。在人間熱這一點上，他強烈的要求現世的富貴（他寧不要死後的榮名），要朋友，要女人，要酒醇，要權勢，也就是這種人間熱

使他戀慕人間，可是一當失望了，他的破壞力，報復力也是很大的，他是一個除要了一切還要「殺」的人。

那紫，那紫呢，是他告別人間時的一脈寂寞的憂鬱，是否因爲他的要求太豐富了，他的生命力太外射了，縱然聰明一世，玲瓏一世，仙氣一世，可也免不了沾上一點人世的症象，他終於感到最深沉的寂寞。

我們不是應該找出他這種多方面性的生活的證據嗎，那就只有讀他的詩了：

他的赤灼感情：「相見不得親，不如不相見。」

他的政治夢想：「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

他的神仙思想：「云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

「願隨夫子天壇上，閑與仙人掃落花。」

他的綠色友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送我情。」

他的出世思想：「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

他的人間熱：「人生達命豈假愁，且飲美酒登

高樓。」

他的寂寞的憂鬱：「我髮已種種，所爲竟無

成！」「人生在世不稱意」。「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爲傳」，「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

這樣看來，還有誰對生活有如斯強烈之要求的呢？還有誰把感情解放到瀟灑曠達的境地呢？還有誰統統一着仙界與人間，風流與跋扈，靈性與肉體的呢？還有誰能「肯定生活」到他自己就是生活的程度呢？是誰在飲過濃烈的酒醇後卻還是清風明月般的清醒呢？是誰犯過沉濁的罪過又能翻身走上聖潔之路呢？究竟是誰傲然闊步獨自往來於天地人間呢？……

李白縱然不是最後的，卻是最先的一個答案。究竟該說李白是人好呢？還是神好呢？這怕是讀我這篇短文到這個地方的人都會發生的疑問。

自然啦，李白是一個人，一個地地道道的人，讀過李陽冰，魏顥，劉全白一般人對他的記述序略，是很容易明白他的家世的——出身，求學，妻子——李白不是還喜歡游俠嗎？不是嘲罵過腐儒嗎？不是熱戀着故鄉和家庭溫暖嗎？不是急切的需要朋友也需要女人嗎？不是有着自負的豪霸之氣嗎？這可都是現實主義的，功利主義的，自我中心主義的表現。然而要說他是一個平庸的世人呢，他偏又到

處求仙學道，「結神仙交」，他的心是「清水見白石，仙人識清亮」，他的風度是「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他的氣派是「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他的憧憬是：「安得五綵虹，架作長天橋，仙人如愛我，舉手來相招。」他的魄力是：「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滓同科」……這又是多麼灑脫，多麼超俗，多麼靈空，多麼虛靜，多麼無人間煙火氣息。他豈不是和宇宙同一呼吸了嗎？那麼究竟是李白夢中化宇宙？還是宇宙夢中化李白呢？

這也許正好表現了李白的矛盾處。一面是人間熱，政治熱拖着他不留情現世，一面則是對大自然的景慕，對永生的企求使他要飛往靈虛太空，兩種心情衝突着，激爭着，他固然飛得很高，（幾乎與天齊了，不是有人叫他作謫仙詩人嗎？）可是終於還不能不再落到地上。不是他飛倦了，而是他根本愛着人間，愛着大地。

因而，我們說：「李白既不是人，也不是神，他乃是自由翱翔在天地人之間的一位「超人」，如按聲音來說，他也許是一隻唱着「清真」之歌的雲雀。歌聲固然够清脆嘹亮了，但總不免寂寞而哀惋。」

原子能的應用

John Campbell 著
郁仁貽 譯

在第一顆原子彈投於廣島的一週內，對日戰爭實際上已告終止。日人認為現在的科學，沒有已知的東西，可以抵抗原子彈的決定性的攻擊。含於原子彈內的力和能，是完全另外一種——這好比紅蟻的體力和格蘭特·庫理 (Grand Coulee) 電廠的發電力相比，它們的量和種類是完全不同的。原子工業就排在我們的眼前，它們將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和規模。關於原子工業的規模有件奇事，這可以拿田納西州的橡樹嶺和華盛頓州的派斯科 (Oak Ridge, Tennessee and Pasco, Washington) 等國立原子彈工廠，最可完美地說明。在祕密被揭開前，那裏的工人們，對於滿載火車的原料源源而入，但竟無物運出，深表不平。實際上成品的全部——這是可怕的，濃縮力的精製鈾二三五，和派斯科廠製出的鏷 (Plutonium)——體積極小，甚至或用小匣這樣的東西，把它帶出，亦未可知。因為這種本性，它將

永久不會單獨大量運出的。這「單獨大量運出」，事實上就是我們(美人)投在廣島這一次(比基尼礁湖的原子彈試驗，應為第二、三次了。譯者註)；當原料合在一起時，它就自動地放出藏匿在內的巨大而可怕的「能」。

在未來多年中，任何原子工作，皆含少量。原子的偉大美點，是它在世界上最小的包裹，幾乎不可想像的堅實，和的確可怕的巨力的集中。其結果，原子的產品將為少量的產品。派斯科原子工廠過去從事於把某些廉價卑金屬，商業的質量生產，鍊些比金更少而遠為寶貴的物質。工作的正確規模自然尚未發表，但是我們可以確信，出品沒有整車的，甚至整百磅的運出。可是製出如此少量成品的原子鍊金術，卻含有如此巨量的「能」，竟使哥倫比亞 (Columbia) 河的冷水，顯著地被熱起來了。鍊金家的鍊金迷夢，終被實現了。但是他們對

於從鉛鍊金一事，不願深究。想想看，要把一噸的鉛鍊成近噸的金；假定要使幾磅鈾二三八變為錒，把一噸的鉛變為當量的金，即能生成如此巨量之熱，可使哥倫比亞河水或整個密西西比(Mississippi)河水，沸騰成雲。

原子工業在相當長期內，不會因欲製普通所需元素而舉行鍊金工程。這「普通元素」包括金、銀、鉑和日常我人認為寶貴的，珍奇的金屬以及非常的物質。實際上有很多的原子，遠比金更有價值，鈾二三五只是其中的一個，但在現今，它是它們全部中最寶貴的一個。鈉是化合成氯化鈉即食鹽內二元素之一。但是現有種另型的鈉原子，它不存於自然界中，而可用鍊金方法合成之。它在醫藥上，科學上的用處，遠比金為有價值，人造的鈉只要用一噸的百萬分之一的微量，就可使科學家正確地測定某種食物在身體內怎樣的利用着。

現在醫師常用鈾的食物和X光線來檢查消化管是否正常地工作？將來他們可以買到構成任何希望食物之一的合成原子，而探索所用食物的整個過程——不是探究剛在消化的食物，而是偵察食物的化學成分，在消化後身體怎樣的利用着。糖尿病，

癌腫病，侏儒病及千萬種疾病的神祕，由於這些人造原子的應用，而得到解釋，亦未可知。

當然，拿分量而論，這生產將是少量的。這種特製的碳，只要百分之一噸，即可充分供給全美國一週之需。其量雖小，但對人類的價值是很大的。

不成問題的，將來會有一種大的原子工業，從事製造所謂「示踪劑」(Tracer)之用；這詭變的，人造的原子，可以用作探究化學藥品如何作用之用。

從這些特製原子的輻射線，使人探究它們，變為可能。這些輻射線自身，可供完成醫學任務之用。例如咽喉內的甲狀腺，對於健康，財富和快樂等三樣全部，很為重要。因為假定這腺作用緩慢，你就失去健康，你的意識遲鈍到這樣程度，使你幾乎變成個白痴，這自然意義着財富和快樂，都不屬於你了。反之，假定甲狀腺過於發達，則變成所謂甲狀腺腫，這也是同樣地不好。它使人體機械的咽喉張開，迫使它很廣的開着，並且使你維持強烈的呼吸。你把你的組織很快地燃燒了——一個體重八五磅左右的瘦小婦人，能吃體重二二〇磅的運煤工人所吃的二倍之多，尚且體重日減，因為她過度活動的甲狀腺，把她所吃的任何食物都燒掉。甲狀腺

因為過量的分泌一種叫做甲狀腺腺(Thyroxin)的內分泌素；故生此等現象。這種甲狀腺腺是從血液中抽取各種化學成分所造成。其中最重要的是碘；實際上進入體內的碘全部，結果是集中在甲狀腺內。

原子工業可以製出一種碘的變型叫做放射性碘(Radio-iodine)：在人體化學所知的範圍內，它和通常的碘，的確同樣地作用着——但是這些原子是超顯微鏡的(Sub-microscopic)原子彈。每個打擊和投於廣島的原子彈，同樣地厲害——但因它的規模是渺乎其小，使人永不注意到它。雖則如此，每個小小的爆炸，當它發生的時候，剛在附近的一個體細胞，有被毀滅的可能。

假使把這種放射性碘，給一個患甲狀腺過度活動的人吃進去，那麼甲狀腺即貪欲無厭地把它儲蓄起來——於是放射性碘原子一個一個的爆炸，甲狀腺細胞就給它一個一個的毀滅了。這好像一位神妙天醫，揮起一把目不能見的微小刀子，每次割去一個細胞。這裏沒有流血，沒有痛苦，勿要住醫院——剛巧把過量的甲狀腺，逐漸除去。擔任此責的醫師，舉行新陳代謝試驗，即可每日知道在何時這神妙不測的原子外科醫師，已把足量的甲狀腺除

掉。那時他須對患者停止供給放射性碘。這患者已經醫好了——不僅變為更舒適些，而是確實醫好了。

如果骨骼需要治療——是的它們是由磷酸鈣做的。原子工業可做一種合成的磷原子，這和普通的磷完全一樣，可以沉積於骨內，但是它能放出射線，把某些惡毒的環境毀滅掉，而患者卻從未意識到這種奇蹟正在進行着。

再其他的可能性呢。這些射線的少量，可以醫治疾病或有利於醫療工作；可是同樣的射線大量時。比任何已知事物，更易致命——它們是的確的致死射線。在廣島和長崎證明大多數日人，與其說被震動波的機械的強打而致死，毋寧說由這些致命的原子射線而除掉。

我們也可以利用致死射線，來殺死人以外的東西。例如假定一個農人有所原野，痛受嚙根蠕蟲的重災，竟使穀物不能完美的收穫。他可以從原子製造廠買些含有一點合成碳的放射性沙土——只要一些就夠了。這沙土可由裝有防禦致死射線侵害駕駛員的特殊設備的飛機，把它散播。沙土停落在原野上，那些特別的碳原子，便一個個地爆炸起來，好

像一個慢性的，潛在的原子火。約一星期後，全部碳原子應該變化完了，這沙土重新成爲普通的，穩定的和無害的沙土了。但是在這星期內，全面積內有致死射線在活動着。在這土壤的上下，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倖存；什麼東西都要死掉——小蟲、毛蟲、蠕蟲、甚至土壤內目不能見的細菌。雜草種子和一切植物。也應給它殺死。

在一、二星期的末了——這剛可確實認爲安全——那農人可再使飛機低飛，但須裝載完全別種的物品——土壤細菌的培養品和益蟲蚯蚓的卵，用水噴成霧狀，那必須的生活姿態，即可被重新培植起來了。次年的春天，這土壤定必重爲潔淨，有生氣而肥沃的地方，任何害蟲已被清除無遺了。

偶然的，對於一所農田的工作，將來可應用於城市上。美國B二九式超級空中堡壘本應把放射性沙土投於廣島，拿來代替原子彈——並且不要選擇僅在一週內能殺人後即無害的碳原子，而應該用他種——能在五千年內殺死萬物的一種合成碳原子。廣島可能已變爲不毛的荒野，這是一種人所不見的紀念碑，原子戰爭殘殺的標記，延至從耶穌誕生至今時日的二倍之久——整個五千年。

無疑的，原子工業將有不少的工作來生產這些殺菌物質。它們可以製成固狀的沙土；或者同樣地可以製成無孔不入的放射性和致死的氣體。碳原子並不只限用固體物質，也可以變成一種有機性氣狀物質之甲硫醇而使用之。

對於大宗動力上的用途，例如在電廠方面，只要把華盛頓州的派斯科原子工廠以前用的原子鍋爐，加以改造，即可應用。但是現在對於認爲家庭用或小單位用的原子鍋爐，未予設計。如有一具油燈龍頭早期發火，即可引起火災，毀滅一所房屋。如有一個小型工廠一個鍋爐發生爆炸，則可能死傷四、五人。但是假定一具原子鍋爐粗心管理，或有一個小孩和它開玩笑——美國必將大大的失掉滿亥唐(Manhattan)島的下端，或迪斯摩印斯(Des Moines)這樣大的一個城市。故從原子燃料直接得到原子動力，在今後多年間，完全獨佔地，嚴格地握在高度熟練技術家之手。

雖則如此，這種裝置對於需要極端的高電壓而低電流的電視影像管(Television image tube)。電視選像管(Television pickup tube)。電子顯微鏡和其他類似應用方面等，是合於理想的。這些裝置

梯 賴 「民主」 講

說命苦，
真命苦，
遇到中國講「民主」
他說：
『你是「民」
我是「主」
我怎麼說
你怎麼做。』

『你種田，
我修倉，
你的糧食我來裝，
你紡紗，
我賣布，
你蓋房子我來住。』

『是壯丁，
去當兵，
拿起槍桿給我拚，
做買賣，
算商界，
「愛國捐款」由我派！』

『讀書人，
思想靈，
隨便講話那不行！
抓機會，
看情形，
給我來個——
「愛國大遊行。」』

『做工的，
真粗鄙，
生就一付「活機器」，
看你那付像，
就跟牛一樣！
剝你皮，
吃你肉，
熬你骨頭吸你油，
如果你要嚷，
就是×××！』

需要二萬五千乃至六萬「伏達」的電壓，如用變壓器和整流器來發出它們，裝置體積龐大，危險並且易使影像歪曲。合成原子的微小被膜，可使電視或電子顯微鏡管成正常狀態，既不龐大，危險，也不引起歪曲。這些應用是我們已知用途中的幾種。我們應該牢記，從第一個鈾原子鍋爐供實用後——幾

不上二年——我們已有些確甚優秀的工具，將窺察原子的內部，找出這些神祕而無限渺小的機械是怎樣地工作着。當我們對於原子更加多曉得些它是什麼？能做什麼？我們將更可能把它能成立的工業具體化了。

學 期 檢 討

高一培

停了一年半學，在九月十二日那天，我又重新跨進了校門，久遠的別離，對與學校是覺得多麼的親切，我懷了一顆欣喜的心，和一腔熱烈的希望，安坐在教室內，環顧四周，全是陌生的臉，但大家都有一顆相同的心。

全級共有五十一人，其中大約半數是新生。

在起初的時候，我們這一級是被師長們贊許為全校風紀最好的。那原因不外是因為新舊隔膜吧！新的是陌生，膽怯；舊的呢？因為新的默默無言，便也不好意思放肆了。可是漸漸地大家相熟了，上課時私自講話便成了普遍的現象。昔日的名譽沒了不說，新的名譽「鬧」卻已產生了。

尤其是在上史地課的時候，一則因為先生的慈和；二則因為先生對他所教那本書根本就不合意，（這是他自己說的，因為那兩本書是學校所選的）既不合意，教的時候，他當然沒有興趣也不會有

勁，我們聽的人，便更加覺得枯燥無味了。在這種情形下，看小說和談話便成了我們的對象，每星期四課的史地，也就在這先生說他的，學生自做他的，之中混過去了。

英文雖說較為嚴緊，每上完一課書（那也不過是念一遍，有時或再略解一遍吧了。）就得問生字，做造句，「背」問題，但這些都在每課書的後面；更何況問的時候是挨着名字的；實在困難的時候，還有課桌上攤開的書做救星呢！現在學期已快完了，然而我們到底認識了幾多生字？懂得了幾成書？

至於國文，所念的大部份是儒，道，墨，法等家的作品，其中的學術，思想，是現代的青年所應該學的吗？是適合現代的嗎？即是「應該」和「適合」的，但我們學生應學那家呢？儒家？墨家？道家？還是法家？可是這一點，先生是從未對我們指

示，書中也沒對我們提示過，如果說這些作品是用來使我們有些兒「認識」和「研究」，那麼至我們根本就未曾「認識」，也從未「研究」過。

自開學到現在，我們除了認得了幾個字，和像小和尚念經似的背得出幾課書外，還知道了些什麼呢？

其他，三角總算尚能明白。音樂是唱會了二隻半歌（還有半隻沒唱），體操打了幾下球。

記得在開學的時候，第一課上國文時，先生曾問過我們一個問題：「爲什麼要求學」？那時我們沒人回答。他說：「求學一方面是爲了求知識；一方面是為了學做人……」可是一學期來，在知識方面我們得到了多少？在做人的方面，我們又學了些什麼？讀死書，作弊，上課時任意說話，看小說

……
這樣的學問，這樣的爲人，便是用來造就未來國家的主人翁，社會的一份子的嗎？

一學期，這雖不算長也不能說短的光陰，便這樣地過去了，每天的早起晚睡；忍寒冒暑；絞腦嘔心所爲的是什麼？所得的又是些什麼？難道我們真的是爲了分數嗎？

學生只是讀「死」書，先生也只是教「死」書，這是學生的錯呢？還是先生的錯？（我知道學生是不願意這樣的，先生也是不願意的。）

到末了，先生以一學期的辛苦所換得的是看到了幾張分數好的卷子。（不是死記便是活偷來的。）學生所得的呢？便是一張用死記或作弊換來的成績報告單！

英雄造時勢，抑時勢造英雄？

一個歷史上偉大人物在某一國家某一時代之出現，是那個國家，那個時代的社會之需要，這件事是必然的，但以什麼名字出現，拿破崙或其他的名字？則是偶然的。如果認爲這種看法是正確的話，那末究竟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了。

酒 精

史孟禹

一 酒和酒精的分別

讀者諸君！你們能喝酒嗎？能知道酒的釀造法嗎？喝酒會使人醉，醉是酒中所含有的酒精作祟的結果。所以飲酒過量，始初使人神經興奮，繼而陷於麻痺狀態，終且運動知覺發生障礙，結果遂致不省人事，昏迷不醒；這便是酒精中毒。然而酒精中毒雖然是一時的，可是飲酒而飲上了癮的，卻很不容易戒除；結果便成了慢性的酒精中毒，視各人的體質強弱，而起心臟擴大，動脈硬化，血壓上昇等種種的症候，這樣一來，於是對於身體的健康方面，便自然發生危險的影響了。

酒精是無色而透明的液體，有揮發性，易燃燒，而光輝極薄；能與水交融。其與水之比重為〇·七九三二，沸點比水低，為七八·三度。普通所謂酒，就是酒精和其他物質混合而成。酒的製

造，大體可分三種：一種是釀造，將穀類和果類含有澱粉或糖分的物質，先使之糖化，然後再使糖分發酵，便成為釀造酒，如紹興酒，汾酒，葡萄酒等均是；次是蒸餾酒，把釀造酒或其他酒精再加以蒸餾，使含有的酒精，數量增加，如高粱，白蘭地，元燒，威士忌等都是。其酒精含有量，常達百分之四十至六十。最後則有所謂混成酒，係釀造酒或蒸餾酒攙和各種香料、藥料、甜質及色素而成。此外有竟以酒精作原料，而人工的攙加各種調味物質，模仿釀造酒蒸餾酒的；這祇可稱為混成酒。

所以按實說起來，酒和酒精，更本是一樣的東西，酒是酒精和其他有色、香、味各種物質的混合物；而酒精則是極純粹的，雜質很少的酒。

寫到這裏，諸君也許一定要問，酒可以喝，為什麼平常買來的酒精，卻不能喝呢？這其間自然有個原因。因為酒是奢侈類的消耗品，所以稅率運輸

費比較的重；而酒精則是化工業上的重要用品，所以稅則很輕微，為防止無恥商人利用酒精作為飲料，所以工業上用的酒精，在裝運出售之前，預先故恣摻入有毒物質。若是純粹的酒精，本來也可飲的。

一一 酒精的用途

我國自古以來，很早就有人發明釀酒和飲酒；可是知道利用酒精，和製造酒精，卻還是近幾十年來的事情。諸君在未明白酒精的用途之前，總以為酒和酒精除了飲用之外，沒有別的用途了；其實，在現在凡是我們所穿的、吃的、住的、用的，以及衛生方面，醫藥用品，有很多地方都在需要牠；再說得重要些，甚至於交通界，國防上，也是非牠不可。試述用途分類於後：

(1) 飲料用的酒精 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宴會席上，沒有酒喝，總覺得太寂寞些，而且能使人興奮，若能限制飲量，不使之過度，喝酒確是一件快樂的事情。中國自古有句話；便是：「借杯中酒，消萬古愁。」古來飲酒的佳話很多，因不屬本

文範圍之內，不必多述。不過飲料用的酒，如上面所述，是酒精和其他質料的混合品，不是純粹的酒精。

(2) 工業上用 酒精最大的用途，即在於工業方面；細別之，如製造假象牙、(即賽璐珞)油漆、火藥、以脫、香水、人造革、人造絲等等，都需要酒精作為原料或溶劑。這種工業用的酒精，為使與飲料區別，往往摻和他種物質，使其變性。

(3) 燃料動力用 酒精性易燃燒，為很好的液體燃料。近幾年來，我國在抗戰期中，內地公路發達，建設方面，日就發展，航空事業，亦極發達；但是汽車飛機所必需的燃料汽油，我國卻甚少出產。自勝利後，美國汽油源源輸入，我們怎不設法杜塞？按歐美各國，凡汽油無法自給的國家，都以酒精來作一部份的代替品，不知我國工業方面，有否採用是項辦法？尙祈有關當局仿照而行。酒精可以代替汽油，其於交通上國防上的價值，豈不大？

(4) 化學及醫藥用 酒精在醫藥化學上的用途，亦極重要，除興奮劑，強壯劑而外；如消毒劑，洗滌劑等，為用甚廣。

三 酒精之製造

製造酒精的方法，說來也很簡單，總括一句話，是先製糖，使糖發酵，再加蒸餾，便得酒精。所以凡可以製糖的原料，都可以製造酒精。因製糖的原料的不同，製酒精的方法，遂亦有下列各種：

(a) 從澱粉質含有物製造酒精，(b) 從糖分含有物製造酒精，(c) 從纖維素含有物製造酒精，(d) 從亞硫酸廢液製造酒精，(e) 用合成法製造，(f) 用特種絲狀菌自澱粉製造酒精。以上六種之中，最多用者為(a)(b)二種，因為含有澱粉糖分的物質，隨地皆有，取用極便。

從澱粉質製造酒精，原料最多用者為馬鈴薯，因其出產頗多，而所含澱粉亦富。製法：先將馬鈴薯洗淨，次則破壞其澱粉粒，使其糊化溶解，乃送至糖化槽中，糖化時，更加百分之五——七的麥芽，百分之十左右的麴，糖化溫度，約在攝氏五十

五度，約二三小時後，溫度急升至六十度以上，以殺滅糖化液中有毒之微生物；於是始行冷卻，加入酵母，使其發酵。發酵時溫度隨之高昇，最高達三十五度左右，時間約二十小時，其後溫度下降，過七十二至九十六小時，發酵手續始告完成。之後，乃送至蒸餾室，蒸餾酒精。如用連續式蒸餾器，可蒸得含量百分之九十六的酒精。

其次用糖分製酒精，原料大都採用蔗糖漿。製造程序，祇須把糖漿沖淡，即可加酵母而發酵，最後製法，亦同樣蒸餾酒精，與上法一樣。

以上所述製造酒精的方法，程序，說說雖極簡單，可是原料的處理，酵母的培養，溫度時間的監視，蒸餾的精密，副產的利用，非有宏大的設備，專門人才的管理，決不能得到純良的出品。雖然在工業發展的國家，酒精祇不過是製糖廠的副產，但在中國製糖工業沒有發達以前，若能從國產澱粉質物品以製造酒精，已可挽回利權不少了！

無線電報紙

美國的無線電印報機已發明成功，將在紐約首先試辦。這種收報機可以在家裏為你印小型的報紙，同樣一條新聞，用無線電印報機播送比用無線電廣播報告快一倍。

遊 中 山 陵 歸 來

張 愛 理

願生活中隨時都有學習的資料這些資料可以給我們許多勉勵！警惕！

感謝上帝到首都才一星期，就得隨着校車一清早從中大禮堂門前帶往中山陵的大路，心裏洋溢着愉快回憶十餘年前在小學時就印刻着 國父陵墓的壯偉，如今竟有福親謁這偉大人物遺骸所在地，實不勝欣慰，我當懷着虛誠與敬仰，願從 國父英靈居所帶回他爲人類獻身革命的熱忱與毅力！

出中山門，車行在綠蔭夾道樹草叢生的陵園大路上，迎着晨風，心情頓感無限涼爽，看見整齊的樹木和平坦的道路使我記起「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俗語，我們今天的享受不是前人無數血汗的結果嗎？當汽車馳過這舒暢的公路，當我們得自由欣賞周圍宜人的風光時，不該對前人辛勞的賜予略致感激的敬意嗎？不該因此自勉：「我能爲後人留下些什麼呢？」

經過一對對石虎、石象、石馬、石駱駝、石人……我們談笑着也隨車顛晃着身子，不但不以爲苦反引爲樂趣更增！祝福吧！老年和幼年人向我們年青的這一羣祝福吧！你們不能像我們一樣穩定的站在沒有扶手的卡車上欣賞前人的賜予呵！突然，車停在「明孝陵」前，穩定的人都成了不穩定，聽着帶領人的吩咐：給廿分鐘工夫遊覽這明代遺蹟。於是紛紛把握時間，前前後後踴躍一轉，給我印象較深的東西是小販攤上的一本書「由僧鉢到王權」以及朱元璋先生那張長而翹起的下顎畫像，我慚愧自己對歷史的知識如此含糊，竟不能迅速的將明太祖事蹟在憶念中閃過。人類的文化不是由於前人創造後人學習才繼續發揚光大嗎？我爲何不從史料中學習前人的美德呢？從今以後，我不該再忽略對歷史的讀法。

同學們說：「沒有什麼好看的！」不錯。建築

物多已陳舊毀壞，也沒有特殊的遺物够人尋味。但是，古鼎與樹木多帶點歷史性風味，走過山前的斜坡石洞時，尤感有演製電影的情況，不是很好的材料嗎？中大學生遊中山陵的事實，經過一點薰染和穿插，就可以製出一場動人的故事，至少可能引起一場戰鬪，想像起來，可能與不可能之間有時相差是極微小的。

離開明孝陵，隨車載往革命烈士紀念祠，一望即知是最近的建築，紅色的紀念館與綠色的紀念塔，都靜默的矗立在叢林圍繞中，走進祠內，在革命烈士靈位的周圍牆上滿了長方黑板，走近細看，才知是陣亡烈士姓名，即刻想到多少頭顱換來今日中華民國！遊覽之際不該有所默念與警惕嗎？

同學們紛紛登塔遠望，我們也隨着大道石級轉上了螺旋的塔梯，直旋到第九層最高一層，流着汗也喘着氣，也搖着草帽與扇子，遠望南京與紫金山下，密密樹林襯出紅白色的建築物，感到人工的偉大；若沒有山林，則建築物必然枯寂，若沒有建築物，則山林必然單調，然而若沒有活人來往其間，無論山林怎樣美好，無論建築物怎樣壯偉奇巧，一切都將呈現出死氣！呵！生命的主宰！我不禁要讚

美歌頌你的偉大是超乎一切之上的！

幾分鐘後，我們數算着螺旋石梯下塔了，塔層周圍刻滿了草書篆書的總理訓詞，限於時間，未得一讀！不覺數完二百四十九級已到塔之最下層，循着歸路，見工人等尚在修草植樹，林中有小磚房二三棟，不知何人居所！如果再加上一道清溪流過，真足使人留連忘返了！

回到車上，隨車折回站有衛兵的「博愛」坊前，由於站有衛兵，使得中山陵顯出嚴森，神聖與活躍，陵前另有小汽車數輛。我們下車，卻不能像走上明孝陵與烈士祠一樣坦然無阻，受着指揮；因要在內請暫緩上進；我們打聽到是孫夫人等來此，不是很幸運的巧遇嗎？我們能一仰夫人慈容有何不可呢？即使非宋慶齡夫人只要是孫夫人都很好，還可以因他們的原故一睹 國父墓，因此各人都急切的想上去隨同孫夫人等同謁見總理陵墓，但是我們不能越過衛兵在職守以內的阻止，只得在樹蔭下稍歇，等候帶領者的交涉。十多分鐘以後仍然沒有可以進去的消息，這一羣年青的大學生可沒有耐心了！終於帶着一腔微怒紛紛向管理者提出質問了：「喂！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讓我們進去？有什麼理由

我們不可以進去？你們說……」「呀！他們出來我們才可以進去？那要是他們下午才出來我們也等到下午嗎？……」「不管喇！什麼不能進去！我們還要趕回去吃中飯哩！」「真是沒道理！他們有命令說我們不能去嗎？你們去請示呀！我們是團體，是大學生，才怪啦！又不會防礙他們，為什麼不許我們進去？」……」被圍的人來不及回答這許多像連珠砲似的責問，受着羣力的催迫同我們代表趕進去請示去了！我們吵吵嚷嚷的在各發不平之鳴，不理會衛兵的干涉竟整起隊伍站在坊前的石塔上，壓抑着急躁與憤懣，曬着陵前的「博愛」太陽，我感到羣力的偉大，雖只近百人數，卻敢違抗荷槍的武裝衛兵的攔阻與干涉！若只三五人決沒有勇氣不遵行他們的吩咐，我又想起暴動的可能性，如果衛兵凶氣勃勃的命令我們走開而不是和緩的請求，必定很容易引起我們的反感，而報以更大的違抗，於是大家各不相讓一場爭鬪起矣！

在等候覆示的幾分鐘內，我們已經看見裏面有轎子抬下石級，兩個持照相機的已經走出來，男同學們已忍無可忍，此時，衛兵長又來請我們站在旁邊一點，好遵從下對上的禮節迎出將要出來的大人

們，可是，收到相反的結果，隊伍也散了，我們更逼上台塔，走到「博愛」坊下面嚷起來：「走喇！進去！看怎麼樣？」「怎麼嗎？還進去不得？莫明其妙！……」「喂！把你的槍豎起來行不行？我們是學生，不是土匪！」「豈有此理！誰命令你們不許我們進去？等等！等他們不是出來了？還等什麼？……」「走！怕什麼？真是——」「……」我們人多嘴多掩蓋了他們口口聲聲「我們是服從上面的命令，不能讓你們進去……」我心裏直擔心惹起火來，大學生有時也是蠻幹的，就在我擔心而又好言按壓生氣的男同學要發未發的火氣時，一部份同學已蜂擁而入，上面正跪着請示已畢的代表，我爲了不樂同學們沒有整隊以示紀律與秩序而落在後面，一面又趕上去請女同學排好隊，不願孫夫人見了一羣散漫無團體紀律的大學生，在我滿腹忿慨與神情緊張之際，孫夫人等轎子從身旁走過，我們立定示以注目禮，同時也接受老而健壯的孫夫人驚疑的掃射，不知她老人家作何感想？至少該不敢輕視我們這一羣未來棟樑今日英雄的拜謁吧！

順着石級，走過公祠，然後大石碑一座上有：「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民國十八年×

月：「再上有銅鼎二座，再上為民族、民權、民生三門，照衛兵吩咐放下雜物，整理衣冠從右門而入，儼然總理活在裏面一般那麼尊重的走進門，見大石膏像一座，總理長袍馬褂坐在總理椅上，膝上展開一紙卷，下面有個花圈想必為孫夫人等所獻，大理石的牆上刻着金色的遺囑與建國大綱，地上有二尺餘寬的橡皮墊，遊人不能越墊亂走，以重禮節，正中黑色鐵門即國父墓不知怎麼的竟得管理人同意，開墓門引我們一見，經過鞠躬與靜默的儀式以後，我們成單行隨帶領人走進墓門，裏面為紅色

圓形建築，總理石膏全身像仰臥石棺上，蓋以黨國旗，我們以十五度的俯視繞行一週而出，沒有機會知道放在腳頭的兩堆東西是什麼。

走出來，感覺人們對總理事死如事生的敬重，是總理精神永在的力量所致！誰能在短促的一生中留下如此值得紀念的功蹟，他的生命是不朽的！是雖死猶生！

在這一羣青年大學生中，誰能忘掉自己為別人福利作偉大的奮鬥呢？願總理至高德性感召你我，為今日中國作新的整頓吧！

美國競選要化多少錢

從現在起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止，美國的法律允許化五千萬美金來選舉出國會議員和一個總統，但實際上究竟化掉多少錢，卻誰都不會知道。

法律限制民主黨或共和黨或任何政黨，在促進各黨總統候選人的選舉時，每一政黨的全國委員會所化的費用，不得超過美金三百萬元。但委員會各委員私人所化的競選費卻並不受法律的限制。

在一九四四年的競選中，差不多有兩百個這樣的委員會作集錢和化錢的工作。每一委員會所化的錢自兩萬至一百萬不等，目的只在於推出一個候選人。

根據一九二五年的聯邦防止腐化法案，公司，銀行及工會不得捐款支持任何議員或總統候選人，但它們可以用候選人的「姊妹、表姊妹、姑母、嬸嬸」等名義捐錢給候選人，這樣法律就不禁止了。

除夕話中大

牧 惠

——中山大學通訊——

一 輝煌的過去

今年十月十一日，國立中山大學已經有廿二週年的歷史了！廿二年，一個多長的日子啊！

其實，如果要細細地推算起她底本源來的話，中大的年齡比民國還要長得多，因為她底前身之一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在光緒三十一年就已經有了。

民國十三年，中山大學以「國立廣東大學」的名義而成立了，十六年，這間學校改稱「國立第一中山大學」（因為當時全國有四個中山大學），第二年，她才改爲現在的名字。

最初，中大的校舍在廣州市文明路，那裏的校舍和現在的石牌比起來可以說差上萬倍，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民國十三年一月廿七日起，國父

在那兒講解三民主義，一直到八月四日爲止，一共有七八個月的時間。此外，雖然說這座校舍不寬，但也比是與石牌比較起來說的，其實，她前門對着文明路，後門一出就是惠愛路，兩旁是德政路和越秀路，也不可以說是太窄了！現在，這座校舍已經成了附中及先修班的校址。

廿一年，鄒魯先生來校主持（這已是第二次了），訂定了建築新校舍的「六年計劃」。在兩年內完成了文、法、理、工各學院及附設各場所各宿舍。並且增設了許多學系。在這種情形下，中大本來應該好好地發展的，但可惜的是：廣州淪陷了，起了一半的圖書館，也就一直擱到現在才動手建築：

他們，這一大羣的人們，由廣州遷到昆明的激江去。在那兒，因爲生活的不安（經濟來源的不

易)，學習也就不緊，因此，大家都主張「打回老家去！」不久，他們又來了一個偉大的遷徙，由激江遷回廣東碎石去！

在碎石，他們很希望能夠安定下來讀書了，然而，敵人是不會理你這樣多的，他們又給趕到嶺東去，一部份則給趕到連縣去！

抗戰勝利了！他們由四面八方重回到了這個老家，在去年雙十節前後，他們重踏進這久別的家園了！

二 石牌一個美麗的地方

石牌是中大現在的校址，它底面積沒有人告訴過，但它底廣闊是無疑的：如果你想在一天的功夫內遊完全石牌的全部地方，那是可能性很少的事。

面積雖然那麼闊，但在它底重心仍然是集在一塊的，除了研究院、天文台、水塔、蠶桑系的地址離學校重心較遠外，其他的校舍大都集在一起。在那兒，有皇宮式的建築，有瀝青的大馬路。黃昏的時候，海濱路上滿是一對對或一羣羣的散步者。文學院的院址是全校中最優美的，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手影機來攝取它底鏡頭。有山，有水，有供人散

步的羊腸小徑，有供汽車走的大馬路，也有商店，……總之，一個小社會裏應具有的它都有了，石牌真可以說是個世外的桃園！

戰爭大都帶來了一切的毀滅，石牌可以說是個幸運兒！大部份說來，它受到的損失還小，從前建築好的校舍，現在仍然在太陽光下閃閃地發光！

這學期，爲了同學的增多，學校又建築了四座各可以容二百人的宿舍，給新來的同學住。在紅牆綠瓦的建築物旁邊，多加了幾座小巧玲瓏的，另有一種風格的宿舍，也是甚夠風味的。

最近，學校當局正在進行着繼續建築圖書館的工作，看樣子在明天夏季之前，這座新房子裏面，一定會培養出不少的人材來！

三 他們底學習與生活

中大擁有一批有名的教授，如教授三民主義，實業計劃等課程的黃昌毅先生，便是 國父講三民主義時的筆記者；文學院長王了一先生，是在翻譯界和語言學上很有造就的人；法學院的院長薩孟武先生也是很有名的人物；其他如文學院中文系教授鐘敬文先生，便是大家都甚熟悉的作家，他是時常

都有雋語一類的作品發表的，而且在桂林曾出版過一本小書「詩心」，便是收集了這種雋語而合成的一本小冊子。

在優美的環境下，在好教授的領導下，本來，學習風氣應該是很好的，而且，事實上努力學習的人也很不少，不過，遺憾的，而也是中大的特色之一的是學習太「自由」了。誠如前法學院經濟系主任王亞南先生在本市「每日論壇報」發表的一篇「留給中大經濟系同學一封公開的信」中說：「……中大的研究上所獲得的自由，並不比其他大學多，甚至可以說，在許多方面，比其他若干大學還少；我認爲，假使說中大有有一種使它與其他大學相區別的特徵的地方，那與其說是「自由研究」，毋寧說是「自己研究」，「自己學習」。……」這可以說是中大的大缺點。

因爲他們都喜歡，也許可以說這是一種風氣的影響，他們都漸漸地「自己研究」起來了。他們很少有社團的活動，甚麼地方都好像是連繫不起來似的。這種風氣，一個初由中學來的學生更看得出來。

他們住的地方可以說是比較舒適的：四個人一

間房，除了安放四張床，四張桌子外，餘下的地方也不算頂小了，除了新宿舍外，都有電燈和自來水的設備。

在生活方面來說，使他們感到頭痛的可以說是食和行的問題，而尤其是食方面。

他們的吃飯問題，可以分作三種解決的方法：一種是所謂的「打遊擊」式，每天到市場（中大有一个小市場，內有文具店、飯店、雜貨店。）去吃客餐。一種是組織膳團來解決的，這種組織大概以師範學院組織得比較嚴密，他們每個月的膳食都全拿公費來開支，因此，讀師範學院的人，是不愁吃飯問題的，不易解決的。此外，還有一種是自己買東西回來煮的同學。

所謂行的問題，就是來往廣州的問題。中大有十多部校車，平常的供應都還夠，可是每逢星期六的下午，星期天的早上，要出廣州的人特別多，因此擠得很利害，而星期日下午和星期一早上，要由廣州回石牌來也要費不少的力。

圖書館是大學的靈魂，中大裏，各學院有各學院的圖書館，但也就是因爲這樣分了出去，總館的圖書就不很多，小小的總圖書館裏，整天都有人在

擠着，翻目錄，寫下書名，然後又失望地被管理員告訴他那本書已經借出了！大部份的書，都常常沒有法子借到。僧多粥少，這的確是不易解決的。希望總館更快地建築起來，把所有的圖書都集在一道，並設法多增一些圖書，那麼，這些同學們才有辦法好好地用工具來研究他們的學問！

如果說中大沒有團體的活動那也是說不過去的，不過，這些團體大部份都是非學術性的，大都是以同鄉會的居多。這學期，新生入學還不久，因此常常都有各處同鄉開茶會迎新或聚餐的事。

在今年四五月，中大的同學因為受了民主浪潮的波及，也有過許多工作如出壁報，印刊物，遊行……等等的表現。但這學期開始後，這種風氣漸漸地消沉了，學期開始，油印的刊物有「石牌新聞」「新力報」「中大新聞」(?)等種，但到現在，只有「新力報」一家用鉛印問世，其他的都沒有聲息了！有人說這種沉沒是「苦悶的象徵」，也許是很不錯的。

這個月的月初，中大好像要由沉靜而開始活躍起來了，但，可惜的，而也可以說是幸運的是，這個活躍只是曇花一現又復沉靜下去了！事情是這樣

的：

新生在上個月尾才入校，入校後，工學院首先成立了「拖屍團」，文法學院也相繼成立了這種組織，他們標榜的名目是「聯絡感情」，至於聯絡的方法，有的規定新生要到團部報到並宣誓，有的規定新生不得穿西裝，抽煙，裝飾，搶尿坑，搶吃飯的坐位，搶校車的坐位，搶要水……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聯絡法，引起了新同學及一部份仁慈的舊同學的反感，很快地，反對的標語貼出來了，有的主張要以「拖屍」來反「拖屍」(即對舊同學拖屍)，有的主張以不理了之：

九號的晚上，「拖屍團」第一次，而也可以說是最後一次出動了，他們拿着電筒去「拖屍」了，他們走進女同學的宿舍去，很快地打破她們的宿舍門，有的女同學還來不及穿好外衣，就給拖了出來……第二天，學校裏知道這件事了，於是，訓導處和校長都先後佈告禁止，然後，拖屍團才算是沉寂了下來！

四 結論

記者寫這篇文章，恰巧是三十五年除夕的晚

蝸牛 馬伯力

你看
蝸牛在爬
他說
——我是在前進呀

他搖晃着
兩隻觸角
好像在耀武揚威
然而
小風一吹
便立刻把伸出來的半個身子
縮到殼裏去
他說
——這是修養
不是逃避

一秒，一秒
向前爬
又繞着圈子
向相反的方向
爬回去
對自己留下的灰跡
誇耀着
如何的深奧
如何的美麗
他說
——這才叫真的藝術呢

你看
蝸牛在爬
他說
——我在前進呀

上，作為中大一份子的我，當然是很希望中大能夠負起領導華南文化的最高學府的地位的。但我覺得，中大如果真要這樣，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圖書的增加和同學們集體學習風氣的養成。現在，在王

校長星拱先生的領導之下，中大已慢慢地進步了，但，可惜的是仍然很慢，希望在明年，中大向進步的路快步走吧！

羊和牧羊者

王季

一個學生丟了兩萬塊錢。錢是剛從家裏拿來預備繳未清的膳費的。那學生來報告的時候簡直就要哭。

那是班上最小學生之一，一個怪可愛的小傢伙。面孔圓圓的，皮膚白白的，睫毛長長的，眼珠烏黑，眼睛一天到晚總是笑眯眯的；短短的鬚子，說起話來慢吞吞，鞠一個躬總是九十度。有一次我出一個作文題目，要大家寫一個簡單的故事。他寫胡阿毛，差一點連胡阿毛的名字都忘了寫上。我指出他的錯誤，他害羞得把頭直低到檯板下，半響不肯抬起來。我不知道他父母怎肯送他來學校寄宿的，他分明還沒有到能夠照料自己的時候。

這一直笑眯眯的小傢伙快要哭出來了。是由於害怕吧！繳費的錢丟了，回去見了爺娘怎樣開口？這才是級任先生的大麻煩，傷透腦筋的事。訓育主任說，丟錢的事總發生過十次左右了，就沒有

一次查出來。

但終究着手調查起來，盤問了兩個形跡可疑的同學。臨到第三個，在他身邊搜出了一萬五千元，外帶一支新買的自來水筆，價錢正好是五千。那學生也承認了。他和那小傢伙是同級生，在宿舍裏睡在緊對面，在教室裏同坐一張檯子。

第二天早晨開了訓導會議，決定開除那學生，等他的家長來領回去了就宣佈。至於那丟了錢的小傢伙，我把他找來，告訴他：錢已經有了下落。

那小傢伙鞠了個九十度的躬，也不問是誰拿了他的錢，眼睛裏又是笑眯眯的了。這天我到教室裏去上課的時候，看見他早又有說有笑的，正對他同桌的那個孩子說着什麼。這純潔的小傢伙，他一點也沒有猜疑到那就是偷了他兩萬塊錢的人。那學生漲紅着臉，訕訕的樣子，他也一點沒有注意到。

記不清是否在聖經裏看到過一個寓言：一隻狼

披着羊皮，混在羊羣裏。我想在班上講這個寓言，但又覺得有點不類。除非自己另編一個，說羊羣裏本就夾雜着狼性的羊。但我是笨拙得編不出一個優美活潑的寓言的。何況即令編出，也還表達不出一個從事教育的人的另一種感想，說狼性並非天生，改造它正是教育的任務，而去棄這隻羊卻是牧羊者的恥辱。

晚上，犯偷竊的學生的父親來了，在宿舍裏收拾東西。那小傢伙這時才知道是誰偷了他的錢。他找着我說：「先生，不要開除他，讓他改過吧！」我看出他的樣子很難過，又像是要哭了。但我心裏更不輕鬆。我咬了咬嘴唇，說：「不！事情不這麼簡單。」抬起頭，茫然看着那被開除的學生的背影在校門那邊消失。

燙傷了怎麼辦？

燙傷了，如果弄得不得法，一個小小的水泡，也會爛得很大。這裏有一個簡便而絕對有效的方法，這是英國愛麻德醫生首先採用的：
 (1) 受傷後以鹽水或酒或硼酸水（只要是消毒藥水都行），把傷處周圍洗乾淨，傷處不必洗，水泡也不要弄破。
 (2) 把雞蛋殼或酒或硼酸水，搗一洞，讓蛋白流出來，敷在傷面上。如果在臉上，則可以幾分鐘後再敷一次。
 (3) 如傷在身體各處，等蛋白在傷面乾了以後，用消毒過的紗布貼好，這以後不必去動它，等兩星期後再打開，那時就好了。
 這方法在受傷之後立刻就用，止痛的效用極大，在傷愈以後，不留一點痕。不過要注意的消毒要絕對的乾淨。

怎樣使睡眠不為小便打擾？

有些人時常夜裏睡不安穩而要爬起來撒幾次尿，這樣夜裏的多小便，除了臨睡前喝了太多的水的特殊原因外，那就是腎臟不健全，尤其是括約肌（小便進出口的開關）有了毛病。這些毛病是已有藥可醫，不過那花錢的辦法，這裏供諸位一個不花錢的辦法。
 做運動以健全腎臟——這是原理。
 方法是——平睡床上，左腳抬起約兩尺許，須伸直，不要抬得太高，再慢慢放下至離床一寸時停止下降，接着右腳再照樣做，當右腳放下，左腳便抬起，……做時不可笑，呼吸要自然。
 假如有毛病的人，他一定只能做幾次就不能繼續下去了，不過做做就可以增加到十次二十次……，大約到了六十次那就可以算是六十分及格，能做一百次那更好了。

詩 四 章

綿羊和他們的小羔仔

Eden Philipotts
靈 原 譯

整個四月的早晨，

四月的微風四方彌漫；

綿羊和它們的小羔仔

打我身旁的路上走過。

綿羊和它們的小羔仔

打我身旁的路上走過；

整個四月的黃昏

我想及了上帝的羔仔。

小羔仔疲倦了，呻吟

帶着柔弱的人類底調子，

我想及了上帝的小羔仔

一禮拜便死掉了。

在這藍色的，藍色的山坡上

沾露的牧場是甜蜜的；

歇息我渺小的身體，

歇息我渺小的腳。

但上帝的羔仔們呀，

正在這綠色的山巔，

僅一個羞辱的十字架

在兩個堅硬的十字中間。

在整個四月的黃昏，

四月的微風四方彌漫；

我看着綿羊和它們的小羔仔，

我想及了上帝的羔羊。

歌

Christiana Georgina Rossetti
原 譯

當我死了時，我最親愛的，
不要爲我唱哀悼的歌吧；
你不要在我的頭上種玫瑰，
也不要種柏樹；
讓碧草長在我上面
同雨滴和濕潤的露珠；
而假使你願意，就記憶住，
而假使你願意，就忘掉。

我將看不見這蔭影了，
我將感覺不到雨的沛降；
我將聽不見夜鶯，
恰似在苦惱的歌唱；
而且夢幻着通過朦朧的微光
牠不上昇也不沉降；
我要愉快地記憶住，
而或者竟把它忘了。

蘆笛

William Blake
原 譯

蘆笛聲沉落在荒野的山谷，
蘆笛聲吹奏出快活的三人合唱曲，
我看見一個孩子站在雲裏，
笑盈盈地向我訴說：

「吹奏一個小羔羊的歌吧！」
我使用歡樂的激勵吹奏。
「吹奏吧，再吹奏那歌吧！」
我吹奏，他聽得淚流。

「落下你的吹奏，你快活的吹奏；
唱你的快樂而激勵的歌吧！」
我便重唱這同一的歌曲，
他傾聽快樂來淚流。

「坐笛者坐下吧而且書寫，
寫在我讀的所有的書裏，」
他便自我的眼前消失了，
我採摘了一隻有孔的蘆笛。
而且我作了一隻鄉野的筆，

而且我浸足了清澈的水，
而且我寫出了我快活的歌曲，
每一個孩子都歡喜傾聽。

生日

Christiana Georgina, Rossetti
原 譯

我的心像一隻歌唱的鳥，
牠的窠在閃光的奔流中；
我的心像一株蘋果樹，
桑枝爲密簇的果實彎曲；
我的心像一道彩虹的翼，
牠撫弄於靜靜的海裏；

我的心比所有這些都歡快，
因爲我的愛走來就我。

爲我升起和垂下來絲質的天幕；
掛起來粟鼠皮的和紫色的天幕；
在上面縷起來聖鴿和石榴樹，
和千百隻炯眼的孔雀；
再弄上些金銀細工的葡萄球，
葉片些和銀色的鳶尾；
因爲我生命的誕生日
來了，我的愛走來就我。

一個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壘

這是十七世紀初葉英國法學家考克爵士的一句格言。它的意義是：一個人的家庭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警士非攜有法院的許可證，不得擅自走入平民的家庭。甚至英國國王要入人民家裏躲雨，也得事先徵求家主的允許。這句格言，迄今仍爲英國政府尊重。

大學生活片斷

美·薩波作
伯石譯

我在大學裏所選修的其他學程都派司了，只有植物學從來沒有派司過，這是因為所有選修植物學的同學，必須每星期花幾個鐘頭在實驗室裏用顯微鏡去觀察植物的細胞，而我就從來沒有看過顯微鏡，我沒有過一次從顯微鏡下去觀察植物的細胞，這樣，便老是觸怒到我底教師，當他看見所有的學生都在描繪那種糾纏不清的而據說是很有趣味的花細胞的結構時，他便非常高興地在實驗室裏踱來踱去，等他走近到我的桌邊來時，我卻只是站在那兒，我說：

「我看見一點什麼東西」，

他便很耐煩地解釋，說是其他任何人是怎樣的可以從顯微鏡裏看下去，但說到後來總是生氣，他以爲我是可以看而假裝說是不能夠看。

我總是這樣的對他說：

「那是把花的美麗完全剝蝕了呀！」

而他便說：

「在這個學程裏，我們並不牽涉到美麗不美麗的問題，我們只是研究我所講的花的結構。」

我說：

「是的，但我看不見什麼。」

他便說：

「你再試一次看看吧！」

於是我便把眼睛又對着顯微鏡看去，終於還是看不見什麼，只是偶然間看見一種迷茫的好像乳液般的東西——一種漫無條陳的現象。你也許會以爲我可以看見一種生動而清晰的植物細胞的結構吧？

我告訴他：

「我所看見的只好像一堆乳液般」，

他便嚷了起來，說是我沒有把顯微鏡配好的結果，於是他便給我配好來，其實呢，還不是爲他自己，我再看的時候，仍然是看見一堆乳液般的東西。

到學期結束的時候，我便得來一個如他們所說的「延期及格」，到第二年我又選修了（你必須派司一種生物學程，否則便不得畢業），這位教師臉孔曬得黑褐得好像果殼般回到學校裏來了，眼中射出愉快的光芒，又在他的班上解釋起細胞的結構來了，當我們第一次在實驗室裏遇見的時候，他高興地對我說：

「現在我們又要來看細胞了，是不是？」

我回答：

「是的，先生！」

在我前後左右的同學們都在看細胞，並且很快地把它們描繪在筆記本上，自然囉，我還是看不見一點什麼東西。

這位教授對我說：

「我們來試試看，我要用盡人類所知道的方法來調整這座顯微鏡；當着上帝來做憑證，我要把這座顯微鏡調整好使你可以看得見細胞，否則我便要放棄這個職位的，我教了二十二年的植物學，我——」

他陡然間停下來了，因為他全身業已震顫得好像里尼爾·巴列謨（註）那麼的啦，實際上，他是希

望把他那種易怒的心情抑止下去的，他跟我吵了一次，他的情緒上已經是吃不消了。

於是，我們便試用各種人們所知道的方法來調整這座顯微鏡，只有一次使我看見了一些東西，但也是一團黑黑的迷濛不清的，那時候，當我看見了那些有着斑點的簇簇顏色不同的東西時，我又高興又驚異起來，我趕快把這些描繪下來，這位教授注意到我的工作，便從鄰近的一張桌子邊走過來，嘴唇上浮現出一絲微笑，眉也高揚了起來，他注視着我所描繪下來的細胞圖形，他以一種尖銳的聲音問我：

「那是什麼東西？」

我回答他：

「那就是我所看見的呀！」

「你錯哪！你錯哪！你錯哪！」

他大聲嚷了起來，他那易怒的情感又抑止不住了，他彎下腰來斜斜地對着顯微鏡望了一望，猛然抬起他底頭來，他高叫着：

「那是你的眼睛呀！你把透鏡固定了，使它變

得反光，你所描繪的是你的眼睛呀！」

另外一個學程也是我所討厭的，不過勉強還可

以派司的就是經濟學，我一下了植物學課接着便是經濟學，但那也不能幫助我對它能有更深的瞭解，我往往會把它們混亂起來，不過還不至於像另外一位同學那麼糊塗，他是直接從物理實驗室裏跑到上經濟學的教室裏去的，他是足球隊裏的一個球員，名字叫波尼西支，那時候，俄亥俄大學有一個最好的足球隊，波尼西支便是隊裏的一位特出的明星，爲了要能在隊裏參加比賽，必須要在功課方面能及格，然而那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啦！因爲他即使不比一條牛更愚蠢也不會更聰明的，大多數教授對他都很容易，並且願意幫助他，尤其是那位瘦瘦的容易害羞的經濟學教授巴薩，更是常常給他暗示，讓他來回答問題，或是問他一些最簡單而又最容易的問題，有一天，當我們講到「運輸」和「分配」時，輪到波尼西支來回答一個問題，教授對他說：

「舉出一種運輸器具的名稱來」。

而他竟茫然不知所答。

「只要舉出一種運輸器具的名稱」。

教授又這麼對他說，波尼西支只是坐着呆頭呆腦地注視着他，教授繼續說：

「那就是任何一種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

媒介物，動力或者方法。」

波尼西支卻好像一個失了知覺的人般。

「你可以在那些利用蒸氣，駝馬，或是電力來發動的車輛間任意選出一種來。」教授說：「我可以提示一種，那就是我們普通在陸地上作長途旅行所必需的。」

接着便是一陣長久的沉默，在這種沉默中，每一個人都深深地感到不安，自然，連波尼西支和巴薩也包括在內。

巴薩先生突然以一種奇怪的态度打破了這一陣沉默，他低聲說：

「Choo-Choo-Choo-」

馬上他臉上露出了一點羞色，他很窘急地環視室內一週，自然囉，我們也都和巴薩先生一樣的切望着波尼西支在經濟學班裏不要落後，因爲伊利諾斯的足球比賽，只差一個星期便要到期了，那是本屆運動季節中最艱困而又最重要的一次比賽呢。

「Toot-Toot-Toot-ooooooooo-」

有些同學用一種深沉的聲音叫了出來，我們都用鼓勵的眼光瞪住波尼西支，還有一些同學更進而模做出火車放氣的聲音來，巴薩先生耐不住了，他

自己來結束這幕滑稽戲，他很有希望似的：

「Ding Dong-Ding Dong-」

而波尼西支呢，只是呆呆地望着地板，好像是在沉思般，他蹙着額，他那粗壯的手互相摩擦着，他的臉孔羞得通紅了。

「今年你是怎樣來到這裏的？」

教授問他，立刻便又做出一種聲音來：

「Chuffa-Chuffa-Chuffa-Chuffa-」

這位足球明星回答：

「我父親送我來的。」

巴薩先生問他：

「你是乘什麼來的？」

這位明星以一種低微而沙啞的聲音回答：

「我領得了一份津貼。」

顯然地，他是感到非常窘急了。

「不，不，」巴薩先生說。「說出一種運輸器具來，你是乘什麼車來的！」

「火車。」

波尼西支回答：

「對呀！」教授很高興地說，「現在，論到盧根特君了，你告訴我們——。」

若是說植物學和經濟學是我所討厭的學程——爲着不同的理由——的話，那末體育科便更叫我討厭了，我連想也討厭去想它，他們不讓你帶着眼鏡去作比賽或是參加練習，而我呢，取下眼睛來便看不見，我會碰撞到教授，碰撞到雙槓，碰撞到農科的同學和橫槓上的鐵環，但是，爲了要派司體育科（你必須派司才得畢業），你必須學習游泳，如果你不會游泳的話。而我偏偏就不喜歡游泳，不喜歡那個游泳池，連那個教我們游泳的老師也不喜歡他，幾年以來，我一直沒有去游泳過，但我卻派司了我的體育學程，因爲我請了另外一位同學帶上我的體育號碼「997」代替我去游過那個小池，他是一個恬靜而溫柔的白臉黃髮的青年，他的號碼是「473」，倘若我們可以瞞得過的話，他還可以代替我去看顯微鏡，但我們瞞不過。

關於體育科的另外一件事也使我討厭的便是在註冊的那一天，他們要叫我脫下衣服來，當我把衣服脫了下來並且被盤問一大堆問題時，我是感到多麼的不快意呀！不過我還比一位個子瘦小的農科同學好一點，他就在我的前一名被盤問到，他們問每一個同學是屬於那一個學院的——那就是說屬於文

學院，工學院，商學院或者農學院。

「你是那一個學院的？」

教師以一種尖銳的聲音問那位就在我前面的青年。

「俄亥俄大學」。

他很快地這樣回答。

又是另外一個非常像他的農科學生，他決意要學新聞學。他的理由是如果農科倒霉的話，他還可以依靠新聞工作來謀生，當然，他不瞭解他這種念頭是像一個木匠完全依靠他的工具箱一樣的可笑，其實，他並沒有學習新聞學的天才，他不會使用打字機，對他的工作就是一個很大的妨礙啦！而院報的編輯卻偏偏派定他到牛房，羊棚，馬廄和農學院去工作，那真是一個非常大的範圍呀！因為牠們佔地達五倍之多，而且領得政府的津貼也比文學院多上十倍，那位農科學生雖然懂得動物，但是他的文章卻寫得枯燥無味，他寫一篇，便要花上一個整整的下午，因為他須在打字機上一個字一個字的去找，有時候，還得請別人來幫他找，尤其是「C」和「L」兩個字母，更是他所不容易找到的，後來編輯先生對這位農科學生有點怒了，因為他的文章寫

得太枯燥了。

有一天，編輯先生尖聲地對他說：

「你看，爲什麼你從來沒有寫出一點關於馬廄方面的新鮮的報導呢？在校場裏我們有兩百匹馬，而你卻從來沒有真實地給他們宣傳出來，現在，趕快到馬廄裏去採訪一些新鮮有趣的新聞吧。」

他有點羞意的跑出去了，一個鐘頭以後。他回來了，他說他已經採訪到一些。

「那末就趕快把它寫出來吧！」編輯對他說，「有些人是很愛看的。」

於是他便開始工作起來，兩小時以後，他帶來一百打字稿放在書桌上，那是一篇兩百字左右關於發生於馬廄裏的疾病的文章，開頭一句雖然很簡單，但卻有趣，是這樣的：

「誰曾注意到農學院裏的馬羣頭上所患的瘡癩呢？」……

（註）里尼爾·巴列謨(Lionel Barrymore)是美國著名的影星。

（譯後記）薩坡(J. Thurber)，現代美國散文作家，畢業於俄亥俄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這篇文章，是他畢業後對大學生活的追述，從這裏，我們對「黃金國」的大學生生活情形，也不難窺見一二了。

桂湖之秋

沉 弓

桂湖在距成都四十里的新都縣城中，爲明季詩人楊升庵的讀書處。每年秋季，當桂子飄香時，遊人絡繹在道，爭欲留戀風景，盛極一時。本文係筆者於三十三年九月偕友往遊後，寫給另一朋友的一封信。

朋友，現在我才了解桂湖的秋天和別地的秋天究竟有什麼不同。當我告訴你我要在桂湖的消息時，我讚美它，我愛慕它，在我的夢魂裏它是美麗的，令人心醉神迷的。的確，桂湖的秋天也足夠如此頌讚，淡粧濃抹地印在遊客心底，它會繪出各種不同的花朵——豪商鉅富的園林會模倣它；實業家會想起如何利用遊客開發地方的土產；而詩人，而墨客，也自然要吟咏唏噓，遙想升庵當年的才華了。

如果你的神經還同以前一樣的太靈敏，你一定會說我將要基於個人的傷感來述說桂湖的秋天，但是我不願意分辯，因爲我亦非現實社會裏一個唯一

無二的年青人。

我要去桂湖的動機是這樣的。

有人說，我的第二故鄉應當是這翠綠的饒有江南風景的平原，它平淡的素粧的風物，已使我一生的靈性深受到大自然的陶養。我很感謝這樣忠實的另具慧眼的朋友，假如他不隨時都很仔細的對我有深刻的觀察，又怎能看出我幾年來受到大自然龐偉的神力潛移默化結果的心情呢。

我來到這平原上居住，繼續續地至少有四年的歷史了。一年以前，我遂在少年盛氣的英雄主義的夢幻裏沉醉着。那些時日我只知道我自己，一靜一動似乎宇宙間每一分子都會隨着我旋轉。我的朋友是應當援助我的；同情者是應當爲我拋洒熱烈的眼淚……一年前我全是過的自我的內心生活，大地上除了「我」以外一切都是沙漠呀。

朋友，我幾乎彈唱出神經病患者的悲歌了。

去年，一個寒冷的月份裏，由於生活的改易，

我遷到一個靜僻的地方居住了。每天，在清晨，在深夜，我全被四遭的寂寞所暗啞了。朋友，那同一年前和你居住在跳跳開開的宿舍裏的生活多麼不同呵！由於靜我生出了更多的幻想，而我也慶幸得到許多自省的機會。於是，我的思想與行動便悄悄地從「內心」的圈子裏跑出來了。呵，世界多麼大呵，自然多麼美麗呵！我又完全回返到在故鄉作野孩子的生活裏去了。你是知道的，我在幼小時很喜歡效摹世外散仙瀟洒的行徑，愛遊山，愛那些深山裏的洞穴；愛涉水，愛那些長滿了蘆葦的沙洲。現在呢，朋友，我遊山玩水的心情又油然而生了，又油然而生了呵！

秋天到了，一年的季節裏，我是最愛秋天的。在我們的院子外面，有兩株很大的桂花樹。一天清晨，我正從睡夢中醒來，忽地我被一陣濃郁的桂香呆住了。呵，院子外面的桂花開放了。於是，清秋的美麗更深一層地佔據了我的心靈。院落都是靜寂得可怕的，在早晚岑寂的氣氛裏，桂花的香味便更加雋永，幽靜裏的暗香，給我把遊桂湖的興緻牽引出來了。

去桂湖的那天，據說是桂湖一年中最熱鬧的日

子，我同朋友西垣君是徒步去的。天很陰，一路漫步閑談倒也不覺寂寞。你知道西垣君的身體是比我孱弱的，但是在行旅中，他卻比我有勁得多。爲什麼我會顯得如此柔弱呢？朋友，我坦白的告訴你，四十里的徒步把我的自尊心給破損無餘了。雖然我同西垣君都是經濟拮据者，但此次出遊，因爲我們計劃得很早，所以我們的杖頭錢倒還是十分充裕。然而我們沒有僱着車，我們是徒步的旅行家，我們是追逐着大人小姐的車尾巴嗅着十丈紅塵的遊客呵！

理論上，一個全憑了自己的力氣在道途上的徒步者，同一個倚賴着廿世紀的科學產物在道途上的馳騁者，應當要自由得多，神氣得多的。不是嗎，在歐美科學萬能的社會裏不是十分珍視人力的嗎？然而，我們卻是那些養尊處優的人所不屑道稱的窮小子呢！朋友，請你相信我，同以前一樣的相信我，我並非羨慕那些能以摩托代步的先生們，而我……我的天，我應當怎樣說才不致在那些淑人君子的雲鬢上鬚鬚上搗蛋呢？老實說，我所苦惱的並非徒步，而是頻頻地要閃讓那些大人先生的車輛呀！

西垣君是比我沉靜而有趣味的。在路上，我所談的大半都是行路難的感喟。而他，他的步履是那麽輕便，一襲褪色的長衫，更顯出了他飄逸的與緻，的確，像我這樣性情粗魯的人，那配點綴在這富有詩情的西風裏呢？

朋友，你會討厭我把這綺麗的題目當作理論文寫嗎？讓我說說公路上的故事吧！

「又是一公里了」。西垣君又在公路旁邊發現一塊路標了。

「不要看它」，我說。

「爲什麼」？

「它只能增加我們的疲乏，它對我們只有威脅。」

這時，從我們身後有一隊自行車馳過來了。

「哈囉：天迴鎮上要吃水才得了。」最前面的

一位小姐關照後面的人說。

一位相識看見我了，他正好落在大隊人的尾部，我只向他點了點頭，但他卻要多打麻煩呢。

「去桂湖吧，你？」他問。

「不，不，天迴鎮一位朋友家去。」我的腦海裏還留着那位小姐的話，我推知天迴鎮就在前不遠了。

於是，他，那位同學又風馳電閃地追向前去了。

西垣君似乎笑了一笑，我只低着頭。

你會覺得太平淡了吧，我的朋友，可是下面還有兩個對照的故事呢。

在路上，我遇見第二位相識的地方，是公路沿着小河的大轉彎處。那位朋友也是從城裏去桂湖的。僱着一輛人力車，而且帶了棉被，似乎要住得很久。

「到那裏去」？他坐在車上打招呼了。

「呵，去桂湖的。」我答道。

「步行麼」？

「是的，呀，不，我們的車子壞了，還停在鎮上的呢。」的確在鎮上只有三個輪子的馬車，那是我早就注意到的。

「現在步行了」。

「有什麼辦法呢」？我裝着抱歉的樣子。

「好，桂湖一見吧！」他催着車夫拉向前去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抱歉，我又對人扯說了。

我曾經對你講過我一向做人的態度，雖然你不認爲我是全對的，而我卻常常因此而收到良好的效果。自然我也極力想做一個推心置腹以真誠處世的

人，「惟真誠可以救欺詐之愚」。這銘言無時無刻不深刻在我的腦海裏。可是有時爲了自己的尊嚴，卻又不得不因人制宜說一點謊了。

已經是正午的時分，在過了昆河大橋以後我又遇見了一位以前同系念書的同學，他是遊罷桂湖轉回成都的。他先看見我，等他跳下自行車立在我面前時，我才認清他的。他握着手同我談了兩分鐘的話，他告訴我：時間已經一點過了，桂湖公園的人太多，幾乎連空隙也沒有了。

的確，走到新都的時候，城裏已經是人山人海的了。狹小的街道上摩肩接踵的擠滿了遊人，幾家專門販賣桂花糕的店子，也早就關了門，高高地懸着「畢」字牌。

我同西垣君隨着人流，擠到了桂湖。

桂湖的名字同實地的景物太不相稱了。桂花倒還蒼勁古老，香溢四隅，可憐的湖，除了田田的菱荷以外，連一勺清水也不可見。沿湖是一轉石板大道，湖中的亭榭，卻那麼灰暗陰沉，不是其中擠滿了無數的綠女紅男，也須會使我呼吸窒息，恍如置身古剎中了。

徒步遊山玩水真是一件有殺風景的事，我和西

垣君來到湖上時，已經是疲乏得不可支持了，幸好自己還是俗物，一見處處園亭處處人，更給陣陣濃郁的桂香刺激之後，便又勉強的繞湖而遊了。

.....

西垣君對於桂湖的風物倒是十分留戀的。他說，這清幽淡雅的地方，能作一度凌晨散步，便可盡興。在我也很同意他的主張，清幽淡雅，的確是桂湖之秋的本色。桂湖之秋的確有令人留戀的魔力——秋天賜予它以沁人詩腸的芳馨，而碧天的纖雲，松杉的婆娑姿影，落葉墜地的清音，卻無形中給衆多的遊客所毀滅了。然而桂湖的令名，在幾百年來不有這許許多多的遊客，也無從遠播。但我總可憐它太小了，不能容納成千成萬的遊客，疏落有緻的點綴其中，而使千百男女，變成了它滿身的糞蛆。使人煩燥，使人坐立不安，倦怠的咀咒着桂湖的秋天。

朋友，現在我才知道桂湖的秋天與別地的秋天究竟有什麼不同，桂湖之秋只不過是十丈紅塵，滿園桂香，苦力的汗腥，粉黛三千的脂味的混合的氛圍而已。

聽江問漁先生講「我」後感

警 笛

上星期日晚江問漁先生在中華職業學校演講——「我」當時聽講的同學有三十多人。

江先生所講的我有：「……自我、真我、假我、團體之我、有系統之我」等之分，他說我們青年要有獨突的人格，團體之我等，這就是說青年人做事處世要有一個清高脫俗的眼光，不為俗世的污穢、榮華所沾染，才能施行真我。一切都以社會國家為基礎。從整個的利益着眼，不以個人享受名利為出發點，他舉的例子如：孔子的學生子路穿了破衣立於華服之中而不自愧，孔子即贊揚他「賢」。這學生所為便是真我，又我們學習的目的如學簿記、會計等，不應是為個人學問可以提高、將來謀職業便利、可以昇官發財。又如開店盈利是手段，目的應是為國家社會繁榮市場。為整個國家造福。

他一再的告誡青年要做一個高尚的人，圓滿的人，必須具備這些先決條件，我們一定要這樣做。

在我聽了江先生這樣的演講之後，不能不有所感慨——我佩服江先生教人為善的苦心和他的精神（我不了解關於他其他的事，就只講「我」這點而言）在這衆人唯利是圖，貪污敲詐無所不至，甚至不惜傷失個人之人格而奪取他人生命財產而謀個人利益，及以虛榮為榮，儉樸為恥的，這種滿目瘡痍的當今的社會裏，先生仍能抱定這樣高尚純潔做人的宗旨，並不辭煩勞，苦心告誡青年學子，使之眼目清醒，立志有鑑，真是可敬可佩，同時也可看出老先生品質清高而不是一般俗流所能及的。

然而同時我又不禁另有所感——課堂和現實的社會相差太懸殊了。

因此雖然先生所講的是至理明言，也很難使聽者領會到真義，如這樣理想的一套講出，是那樣的潔白如玉，差不多是超過當今現實的話，他的結果會形成什麼呢？——我以為有兩種情形發生：

一、認識不清的人會認為這是狗屁，因為他們已為習俗、虛榮、黑暗所矇混住了，他們滿足而歌唱着享樂，貪圖豪華，善於欺詐，這樣總是應該的，也只有這樣做才是威風。相反的這些至理明言只能使得他們付之一笑，對之一噓。認為如果那樣做那太癡了，世上不會有這樣的人，所謂「人無利息誰人起早更」的慣語。

二、至於那些認識稍清的人則以為：「先生講的是不錯，我們應該如此做，然而現在的社會為什麼這樣卑鄙？為什麼看不見人這樣做，真不知其解！」結果呢？他們會奮急，會徬徨，會咀咒，更覺得目前社會所呈現的一切是一無是處，壞的當然是壞的，甚至好的也變壞了，他們到底從什麼地方做起呢？一個人強調得起來嗎？於是終會叫他們失望：「是的！這些是渺茫無期的。」

這不聽先生講座之前倒反混得過去，一講之後倒是做人無處下手了。

我想也許有少數的人聽了先生的話即在身體立行，然而我以為這是太少的。因為人是脫離不了社會，在他還未掌握到「如何才得做一個好人」的途徑的時候是做不起來的。

根據上面的幾種可能我覺得對職業青年說這些

未免是太不體面他們疲勞的身體了。因為他們來讀書已非常疲勞，所希望的是能得到一點實學，一點做人的道理與經驗，然而這只是脫離實際的空論，他們得着些什麼呢！（在學業方面，在實際生活事業方面。）結果增加了他們的苦悶與煩惱，那末我是同意不講這些道理給青年們聽嗎？非也，而是說：也是希望於江先生的——如果要講便要與目前活生生的現實聯繫起來，澈底的講下去，職業青年本身有那些優點，有那些通病，然後談到如何在現實的社會的生活中來完成「真」我，和有系統之我，團體之我等，更應該指出我們該從何處做起及怎麼做法，甚至在做時可能遇到那些困難，那時應取什麼態度等，最要緊的還有江先生所說「一切要以國家社會為前提」這一句話，我們卻要看看了，這個國家社會是少數人獨裁的國家呢？還是人民服務的國家社會，如果是獨裁的社會國家，那我們又何必以它為前提呢！難道青年還要使他們的幫兇嗎？這樣才能把職業青年的思想、身心、道德引上正軌，在他們本身的質量上來提高一步，同時這樣才對建設社會國家有益，才算完成了教育者的使

命，也不白花了職業青年寶貴的學習時間，因為他們年雖輕，身上的擔子卻很重，一個個或都負起了家庭生活的擔子，或在經濟萬分窘迫下擠錢來學習。

如依然像這樣太理想了，不但青年聽了無所擇從，而主要的是在現有的社會制度之下這是行不通的，你要高尚環境不許你如此。事實上目前社會給與人們的便是如何錢才得多，如何有手段才算有社會經驗。更何況還存在着到處皆是飢餓者的呻吟與失業者奔走無門呢！他們還來不及着想如何清高？如何為國家繁榮市面，因為他們目前還不能有最低程度之下的生活，還談得上別的嗎？真是無心於此，太理想了，也就是說太使他們苦悶了。

這個對先生的意見不知先生以為如何？或許環境不容許先生這樣講吧！

同時我對學校當局也有這樣的意見，在以後邀請名人講座時應更好的考慮到如何使學生得收益，真正完成教育廣大職業界青年，為社會人們服務的使命，而不是形式主義的浮面的裝璜門面的高談闊論，現實的東西已不是這樣了，青年不需要他們——談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這不是增加青年的苦悶嗎？他們不要這樣，因為老生常談也該結束的時候了。現在所需要的是——如何談便如何着手做的與實際緊密聯繫的東西，只有這樣，社會才得進化，也只有這樣才是不唱高調，才得痛快，我們已忍受得太够了，我們年輕的一羣需要它。

女子的腦子是否較男人小？

以身體的比例來說，女人的腦子比男人的要略微大一些，戰時的研究證明女人只要有學習的機會，也像男人一樣可以做種種機械工程的工作。女人頭腦的耐勞力似乎比男人強。男女自殺的比例是三對一。患神經病致死的男人比女人多，瘋人院裏，也大多是男子。

補習學校

彭宗淵

老彭滿心輕快地從公寓裏出來，雖然腦子裏已經裝滿了一車的典故；可是紙壓不住肉——除了鈔票——典故也終究壓不住心。

門房張老頭兒很詫異地望着他朝這邊走過來，「才八點多就朝外面跑，恐怕又是出不起房租，上回東家就因為來要錢沒找到他，害我挨了一頓罵，這回硬是不能再放他走了。」張老頭兒這樣想着，可是事實上又不能攔住人家不讓過去，就這麼眼睜睜地看着老彭走過了門房，他真想叫住他。真巧，老彭到了大門口又想起了一件甚麼事似的，折回身來，而且這就是找張老頭兒說話呢！

「老張，回頭有人來會，就說我已經上學校去了。」

「學校？啥子學校？」

「你告訴他是上學校去就得了，他還會不知道？」

「那麼要是房東來了呢？」

「房東來了……你就說我下午過去拜望他。」

「對嘛！」

「看他今天頭髮也理過了，梳得光光生生的，鬍子也刮過了，話又說得巴實，大概真的是有別的事，這個月的房錢恐怕不會差了，當然要讓別個走，縱然人家是扯謊，也不能拉住他不放手呀！難道一個守門的粗人還敢跟穿長衫子的先生們動手動腳？不過話是這樣講，實在要真的曉得他是躲債去的話，那就管不到那麼多，硬是要拖住他不放手，『宰相家人七品官』，替×大爺當門房雖然稱不起官，總比一個欠房租的窮漢兒強些。」張老頭兒心裏這麼一嘀咕之間，老彭早已經走出了弄堂。街上行人已經不算少，這使他下意識地加快了脚步，街上忙忙碌碌的行人，穿花似的，鬧得他心裏更亂：一會想到他們此後生活的安排，一會又盤算着等一

下的那堂課，如此這般……，他心裏有了個數兒，才算沒怎麼謊了。

想着想着就到了學校，——事實上只是一所比較寬敞些的住宅——老姬正站在門口等呢！

「快點，學生都到齊了。」

「嗯！沒有那麼快上課吧！」

「還差一刻鐘。」

「老吳呢？」

「在裏面。」

「老王？」

「他的課還早，正在屋裏預備。」

沒多說，老彭進了臨時休息室；在經過教室的時候，看見有許多學生正在注意着自己，心裏便又撲騰撲騰地跳了一陣。學生們都自由在地談着唱着，那情形說不好聽點就是「混混兒」，看樣子是不大好對付，老彭心裏又有點發慌，同時還埋怨老姬他們，爲甚麼一定要他打頭陣。

老吳第一句話就問：

「書預備得怎麼樣了？」

老彭下意識地摸了摸一路挾着來，剛剛拿到手上的「名文精選」，搖搖頭，長嘆一聲，說：

「好不容易！」

老吳很衝動地使勁地拍着他的肩膀：

「對，就瞧你的了！」

姬的火車錶已經到了九點，於是他拿起桌上的空茶碗，用鋼筆套很有節奏地敲着，就算是上課鈴了。

老彭無可奈何地拍了拍那件湖青長袍，挾了書，走到教室裏，剛一進門，學生們就紛紛站了起來，老彭趕快回了一個七八十度的鞠躬禮，然後才把帽子從頭上取下來，放在講臺的角上，臉上很自然地透着點兒笑容。

「大家好！先互相認識認識好吧？」

「好的！」

於是他拿過了點名冊，——那是按繳費先後的次序排列的。

「劉明華！」

「到！」

老彭的眼光隨着答應「到」的聲音搜尋到發聲的人，劉明華身體站得筆直，目光炯炯望着自己，連閃都不閃一下。「這傢伙很厲害的樣子，得提防着。」他心裏想。

「趙之蓉」！

「到」！

這分明是個女的聲音，因此老彭的眼睛也就更加放仔細了些。

「杜，杜……」

「糟了，這兩個是甚麼字？這樣寫『煜堃』？」

老彭不懂念了，可是他明白決不能說自己念不來，所以就只有一直「杜……」着下去，一方面像在細辨名冊上的字跡。當然，叫杜煜堃的學生很快就自己報出名字來了，於是老彭拿起粉筆，照着點名冊寫了「煜堃」兩個字在黑板上。

「是不是這個『煜』，這個『堃』？」

「是的」——當然是的！準沒錯。

於是老彭皺起眉頭，輕輕的說了一句：「怎麼弄的，寫名冊都作興用草字！」那聲音輕到恰能使最遠的一個學生聽到，而且還相當清楚。

重新換了一口氣，把餘下的三四十個學生都點過了，自己心裏暗自慶幸，沒有再遭遇到像「杜煜堃」這麼蹩扭的名字。

疊起了點名冊，用眼睛來了個「掃堂」，他感覺到學生們都目不轉睛地注視着自己，於是又拿起

粉筆在黑板上寫了「彭玉堂」三個大字，右上方寫着「××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左下方寫着河北定縣，活像一張名片的樣子。轉過身，輕輕地咳了一聲嗽，把手往袖子裏一籠，腳尖顛了兩顛，帶着笑容說話了：

「請大家翻到第一課：『論建中興之功疏』。」

「你們各位有看過說岳全傳的沒有？這個李綱就是那個李綱，他是當時的忠臣，是……」老彭一口氣說下來，連他自己都覺得有點像「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氣概。得意地換了一口氣，趁着這機會又來了個掃堂，只見學生們一個個都睜大了眼睛，嘴角裏噙着點口水，簡直就出了神，這一下老彭從心眼裏笑開了，於是就滔滔不絕地說下去，由李綱說到宗澤，由宗澤說到岳飛，由岳飛說到韓世忠、梁紅玉、秦檜、施全、張顯、王貴，以至於牛皋。

「怎麼還不下課呢？」

老彭心裏着了慌，雖然這天同往常並沒兩樣——陰天；颳着點老北風；老彭身上也還是那件湖青色的舊棉袍，連罩衫都沒加一件。——可是卻老覺着背上熱辣辣的，真像要冒汗。

「快下課了，怎麼連正文都還不提起呢？」劉明華又有劉明華的想法，他用手托着臉，手腕撐在桌子上，眉毛有點兒皺，眼珠有點兒上翻，身體隔不了一回要挪一挪——表示出心裏那份不耐煩。

老彭當然發現了這情形，而且也看出來劉明華爲的是甚麼，——因爲劉明華的視線，一直都是從老彭臉上流到書上，再從書上落到老彭臉上。——他彷彿從劉明華的眼光裏覺到劉明華已經看穿了自己的底細，臉上陡然顯着一陣紅潮，心裏湧上一大堆恐慌。眨了一下眼，同時嚥了一口唾沫，心裏稍微鎮定了一點，他打住了「說岳全傳」，另起話頭：

「我看大家今天是頭一堂，大概也沒預備甚麼，所以我今天也就不打算講課文，大家應該明白，研究國文；甚至於整個文學；不，甚至於連研究科學，都得先明瞭歷史的背景，所以才把跟本課有關的史實，先提出來給大家作一個簡單的介說，而且，大家也可以從這裏得到點欣賞文學的方法。這裏告訴你們：文學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也就是說文學的價值，不是單純的一方面而是多方面

的；也就是說真正的文學，是不受時間或空間的限制的；也就是說……」

老姬的銅筆套敲茶碗，響了，老彭心裏浮泛起一陣由衷的喜悅。書一蓋，往脇下一挾：

「好，到這裏爲止，明天開始上課文，請大家準備。」

話猶未畢，人已經抓起帽子，也沒顧到回禮，就衝出了講堂。背後留下了一大陣伸欠和鬨笑，他想留意劉明華的聲音，卻聽到一兩聲：「安逸」！「不壞」！他心裏酥了一陣，趁着這股勁就衝到了休息室。

「怎麼樣」？老姬，老吳，老王不約而同地都問這一句話。

「唉」！雖然這是嘆息，卻含有八分得意。而且接着還笑了笑。

老姬聳了聳肩膀——欣賞這一個奇蹟，而且還帶有幾分讚許的樣子。

「喂！老姬，這下要看你的了。」

「老吳的話沒說完」！老彭心裏這樣想：「下面一定是『看你比不比得上老彭！』」

老姬微笑着，點點頭，沒說話，像是很有把

握。

十分鐘很快，老姬敲過茶碗就上課去了。

老彭拍拍身上的粉筆灰，坐下，喝了一碗冷茶，然後把上課的枝節源源本本都說出來了；當然，醬油裏不免再攪上些鹽。老吳和老王就不免更加佩服。

「真和你的」——老吳豎起了大拇指。

「喂！彭！那個『杜甚麼』怎麼念的呀？」

「杜——，別忙，讓我想想看；哦，對了！

叫杜煜堃。」

於是老吳和老王就把「杜煜堃」三個字反來覆去地念了個十來遍。又讓老彭用手指蘸着茶，在桌上把那三個字寫出來，才放了心談別的，最後，話題落到經費上，三十七個學生，連報名費和學費一共收了二百二十二萬，除去租校址的房租，傢具的借用費，搬運費，以及其餘雜費，還剩了一百多萬，再除去老彭欠下的房租，老王等欠下的伙食錢，還可以餘下個七八十萬，這筆進賬，怎樣分配呢？三個人想了好半天，大家都忘了已經急得要命的老姬。

後來還是老吳記起了火車錶在老姬身上，時間

是沒辦法知道，揣摸著差不多，老王也就敲了茶碗。

老姬笑盈盈的走回來，雖然多上了二十分鐘課，但也沒埋怨誰，只是向着老彭說：

「看你，那個學生叫『杜甚麼』也不告訴我，害得我差一點出醜。」

「對不起，我忘了跟你講，後來你怎麼辦呢？」

「我單把這名字故意漏了，點過了其餘人，再問有誰沒點到，那個杜甚麼自己就站起來報了姓名。」

「真妙——這簡直比老彭的還妙！」

「哼，下堂就到你了。」老彭給老王澆了一瓢冷水。

老王走了之後，輪到老姬來講他的，他說他對學生們談的是「天才論」，換句話說，就光明對學生們講：「你們都是天才，而且還很高，就先等着啓發。」並且說以才疏學淺的自己——老姬——看來，數學已經不見得高深，所以給「賢契」們來學，一定更覺着容易……。

談來談去，當然又轉到了經費的問題，又是一

番盤算，一番計劃，但仍舊是沒結果。這樣老王又下來了，他講了一點鐘的科學家小傳——這是以啓發學生們研究理化的興趣的——最後輪到老吳的英文，他講了一堂課的「英語讀音和會話」；並且穿插了許多以自己爲主角的和洋人會話的故事，又生動，又足以引人入勝。

學生們回去了，先生們的會議正在進行，七八十萬的進款，化整爲零乎？共同享用乎？總之是拿不定主意。

「得了！錢放在那兒還怕掉？先想辦法吃飯是正經。」

老王的肚子最先感到餓。

「噫！我也餓了。」

老吳和老姬給老王提醒了，自然不會不餓。

「先別管那套，咱們到四五六去喝上幾杯再

說。」

老彭的提議得到全體擁護，立刻兌了現。

三杯一落肚，甚麼事都來了，又猜拳又行令，到後來是杯盤狼藉，人也就差不多了。

老彭和老吳的量大，一個扶着老姬，一個扶着老王，走下四五六的樓梯，老姬一面打作酒隔，一面含糊地說：

「我說老彭呀！劉明華那小子有點板眼你看出來沒有？……」

「噫！」

「……………」

其實老吳和老彭也有點酒意了。

不過，這麼一個寒假，他們四位先生只醉了這麼一次，而劉明華他們三十七個學生，卻整整地醉了一個寒假！

祇要我們心中還燃燒着自由之火，祇要期求正義之心還沒有消盡，朋友嘞，我們把

美麗地燃燒的熱情獻給祖國吧！——普式庚

花落知多少（續完）

子子

十八

戲排得那樣緊張。

曾菊英的心弦也是那樣緊張。

這天晚上，最後一次排好了戲，沈琨送她回宿舍來以後，她的心總是跳得像山洞裏的流水那樣急。

已經上床了，她用眼睛瞪着帳子頂想：

「他在追我，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我可能愛他嗎？」

「上帝哪！你爲什麼要把我造成女人，而不是男人？我問你，你爲什麼？你爲什麼？現在，因爲我是女人，所以祇能讓他來愛我，而我，不能去拒絕，拒絕一個這樣真誠的愛我的他。」

「你爲什麼要愛我？現！倘使你也像我從前的那個未婚夫一樣，沒有了解我，那多好呀——我就

能够用拒絕他的勇氣來拒絕你，但是你——

「那末，我就應該愛他，坦白地在他面前承認

我愛他！

「對，對，我明天就告訴他，還答應他吻我，

還答應他——

「我怎麼會這樣想呀！我需要愛情嗎？沒有，絕對沒有，絕對沒有呀，我不要愛情，我不要愛情呀！」

包蘭若的鼻鼾「啞」的一響。

「蘭若這東西真好睡，她這幾天來都這樣好睡，蘭若真太可惡，全是她作的孽，她叫我勸沈琨別在米案子上傻幹，而導演了那一齣我和他的湖邊的喜劇以後——

「拍！」的一聲，臥室門開了，原來菊英進來的時候，未曾把門關好。

進來的是一個女孩子，不是鬼，她用脚尖走走

着路，摸索着，摸索着。

「誰？張琬嗎？」菊英問。

「唔！你還沒睡嗎？」張琬的聲音低得讓人聽不見。

「這麼晚，總有十二點鐘了吧？你上那兒去來着？」

張琬沒有立刻回答，她摸到了床，坐下來，兀是有點發毛覺得身後還是有個人，想回頭看看或是用手摸摸背，又不敢，一路出的冷汗一直沒有乾，屋裏黑漆漆的什麼都看不見，忽然想起黃德剛才向她伸出的那隻手，立刻又打了一個冷噤，怕得坐在床上連手都不敢動了，深怕手一動會碰到個什麼。

「菊英！有洋臘嗎？」張琬顫聲地問。

「有，你要嗎？就在我床頭。」

「勞駕！你點上好嗎？我……我怕。」好像要哭的聲音。

「什麼？你怎麼啦？」菊英一咕嚕爬了起來。

一粒螢火似的綠光，由綠而黃，由黃而紅，在風中搖搖長大，終於變成一個小火舌，驅退屋中的黑暗。

張琬坐在床上發楞，菊英驚異的望着她。

「怎麼啦？你！」菊英忍不住又問了一聲。

「黃德死了！」

「誰？」

「黃德，政治系四年級的！」

「噢！那個肺病鬼嗎？」

「唔！」

「你從校醫室裏來？」

「唔！」

「你是去看黃德來的？」

「唔！」

「你爲什麼會去找——」菊英知道問得不妥當，急忙停住。

「阿林今晚來找我，那個姓黃的請他送來一封信。……我不懂，……阿林勸我去看看他。」

「他自己寫的？」

張琬迷惘地點點頭，菊英不知說什麼好，不會再問下去，張琬這時候想起來爬上了床。

夜風一陣陣地襲進來，燭光雖然已疲乏得搖搖欲絕，卻仍舊一閃一閃地做垂死前的掙扎，直到滴乾了最後一滴，才悄然逝去。

黃德的那隻枯瘦的手，又在張琬的腦子裏伸了

過來。

十九

今天晚上，學校發電廠特別巴結，不是嗎？大禮堂裏的電燈就從來不曾這麼亮過。

大禮堂門口像戲館底一像烟燦着「日出」兩個用電燈圍出來的大字。

場子裏一片鬧哄哄，看戲的人還踴躍地往裏面湧。

包爾若的胸前掛着一條紅緞帶，上面寫着「演出顧問」，她衝進衝出真忙，女生幾乎大部份出動了，她們都被請作義務「招待」。但是缺少了平日集會時常常有份的兩位，那是小狄和張琬。（她們也並不是做了後台或台上人物，更沒有作觀眾，我不知道她們現在在那裏？）

台面前放着十隻藤靠椅。椅子裏坐的是：主席夫人、教育廳長、校長、校長太太、校長的小少爺、訓導長、總務長、教務長、校長室秘書和政治系的系主任。

觀眾的手掌聲、口哨聲、哄笑聲把沈琨從後台給叫上台來。

他開始了演講式的開場白：

「我們的省主席夫人，省教育廳長，校長，校長夫人，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各位師長，各位來賓，各位同學，……」

開場白已經開去五六分鐘了，沈琨還在講「第五點」「第六點」。

台下人在笑，在說，有的在鼓掌，他還是說：

「最後，我代表政治系向主席夫人和廳長特別致敬致歡迎之意，還特別謝謝學校當局，給我們物質上多方面的幫助，譬如特別墊借部分的演出費用，義務供給電燈等等，這種提倡學校劇運的精神，需要我們歌頌！完了！」

當然，接着一片熱烈的鼓掌聲，我不知道那些觀眾們的熱烈鼓掌是爲了沈琨的開場白高明，還是因爲他們的耳朵得到了解放。

在後台，這時候沒有剛才那樣亂糟糟。

演員們都化裝好了，有的在抽烟，有的談天，「胡四」跟「顧八奶奶」吃着豆腐，一羣沒有工作的女孩子圍着「陳白露」，她們沒會談笑，只是望着這位悲劇的女主角出神。

沈琨跑去了。他看見曾菊英。

「哈！要得，菊英！雖然我不是『潘四爺』，我也——」大家笑了。

菊英臉孔上有一個表情，但沒有回答。

沈琨又走了，一面習慣地用手帕抹一抹額角。

不多一會，沈琨拿了一面銅鑼。輕輕地連續地敲了進來。他報告着大家，立刻要開幕了。

台下又在響起一陣雷般的鼓掌聲。

戲演了。

台上人多麼緊張，尤其是主角會菊英。

台下人也多麼緊張，尤其是貴賓省主席夫人和教育廳長。會菊英從頭到腳都是戲，兩位貴賓的眼睛也從上到下地死盯着不放，兩人且不時地咬着耳朵，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這時候另外一個地方，在大禮堂的外邊也有着一個緊張的場面。

那是在女生宿舍到浴室的那片草地，有幾盞紙燈籠點着，躺着一個女人，臉上是死灰的，從額角上那個破洞裏流出來的血，已經呈紫黑色了，頭髮沒有太亂，衣服沒有太髒，但是她已經沒有足夠的力氣呻吟了，倘使不看見她的胸口在微微地起伏，不聽見斷續地發出一兩聲沉重的鼻息，我們準

當她是個死人。

一羣人（不是屬於在大禮堂看戲的），有男學生，有女學生，有工人，有校警，也有教授太太們，圍着這個血淋淋的女人看。

「是誰？」

「李映南！」

「怎麼回事？」

「不知道！」

「快去找校醫！」

「快去報告訓導長！」

「搬到校醫室去好！」

「我看，先讓她喝些鹽開水，她血流得太多了。」

「……………」

圍觀者七嘴八張的出着主意。

張琬心裏特別急，因為李映南平素對她最好，這時候瞧着李映南，她只有跺腳，「我們先把她送去校醫室吧，好嗎！還是——唉！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好！好！張琬，你去教員宿舍找校醫吧！」有人這樣說。

張琬就急急地衝出了人羣。

「脚！脚！」大概有一個人被張琬踏到脚了，直叫着。

張琬的脚步跟她的心跳一樣快。她跑進了教員宿舍，她找到了校醫先生的房間。

「拍！拍！拍！」張琬不知道這陣敲門聲够重了沒有。

「誰？」

「我找王大夫！」

「什麼事？我已經睡了。」

「有人受傷！……」

「重傷嗎？」

「重傷！請——」

門裏一陣索索聲，很好的，門一開，「走！」校醫一邊結褲子一邊跟着張琬就走。

他們到了李映南躺的地方。醫生仔細地看了李映南傷口以後：

「血流過多，我看她受傷一定在兩小時以前，先把病人搬到校醫室再說，——你——你們爲什麼早不來告訴我呢？」醫生的斷續的說話表示這傷實在不輕。

「我，我發現她躺在這裏，是十幾分鐘以前的

事，我——我從宿舍裏出來，想到，想到浴室去，忽然聽見有一個鼻息聲從這裏發生，我怕，我怕極了，我想急急地跑過這裏，誰知道，我會踏到了她（指一指李映南）的身子，我大叫了一聲——後來，後來，同學們就都過來了。剛才他們叫我來請你，」張琬喘着氣回答醫生。

「請大家幫忙，揹她走！」醫生說。

於是，七手八脚動起手來。

二十

張琬在大禮堂裏找到了訓導長。

「訓導長——李映南給人打傷了——傷得很厲

害！」張琬吶吶地，急急地，低聲地說。

「什麼？誰？唔？」

「訓導長——」

「我問你，你是誰？」

「我是張琬！外文系的——」

「唔！你剛才說什麼？」訓導長的視線還是在台上。

「李映南受傷了！」

「李映南？喔！是女同學自治會的主席嗎？」

「是！」

「怎麼樣？受傷了？」

「是！」

「重不重？」

「很厲害」，

「送校醫室了嗎？」

「送校醫室了！」

「那就好了，你來找我是爲什麼？」

「我來告訴訓導長，有這一件事，還有——」

「唔！你去找女生指導去。」

「校醫說要立刻給李映南輸血，還要用一種特

別藥，——校醫室沒有的，最，最好立刻把李映南

送到城裏醫——醫院去。

「這麼晚，叫我怎麼辦呢？」

「想請訓導長向校長借一借小汽車送——」

「什麼？小汽車？今晚有別的用場，告訴你，

先去找女生指導去。」

「校醫說——」

「快去吧！明天請一張呈文來，由女生指導轉

呈，再聽候辦法。」

「訓導長！」

「你要求學校做什麼，在呈文上說明了就可以，事實經過也要說清楚，我們有個根據才能想辦法是不是？」

「訓——」

「唔！」

「什麼事呀？」坐在訓導長隔壁的校長伸過頭來問。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曾菊英今天演得真不壞呀！」訓導長置張琬於不理。

「是！不壞！不壞！」校長點頭。

這時候張琬想哭，但是她的一個意識叫她別在這麼多人前哭，當她擠出了大禮堂，她哭了！放聲大哭了！

二十一

死！在這個年頭裏，死個把人有啥子希奇，不看見嗎？炸彈炸得死人，肚皮餓得死人，生病生得死人，汽車壓得死人，還有，有種人專營「殺人」事業，他們會用槍，用刀，用手榴彈，用拳頭，用皮鞋，用槓子，用石頭，打死你，砍死你，炸死

你，播死你，踢死你，倘使你說話說得不小心，寫文章寫得不小心，做人做得不小心，李映南就這樣死了。醫生說：

「李小姐流血過多，施救延遲，毫無辦法！」

「誰殺了你？是誰？是誰？」張琬抱着李映南的頭痛哭：「太慘了呀！太……太慘了呀！這是什麼世界！這……裏是學府？文化機關？……可憐……可憐呀你……」

站在病榻邊的同學們靜默地退出去了，這些，他們聽見了嗎？他們看見了嗎？是的，他們什麼都看見的，什麼都知道的，但是——他們是那樣靜默地退出去了。

包蘭若在這個時候卻跑了進來。

「嘴，張琬，你還在哭嗎？你這個人真是有朋友，但是，人已經死了，你可以不用哭了，再哭，李映南還是聽不見的，」

張琬沒有理，

「張琬，你瞧，哭成了這個樣子，愈像林黛玉了。」包蘭若去把張琬的身子攆了起來。「好了，算了。——不過，李映南也真可憐，家裏人一個不在這兒，現在這樣死去了，四塊板一釘——

唉！」

「蘭若，你知道是誰打死她的？」突然，張琬問道。

「誰？那一定是李映南的仇人囉，也許，是她的情人！我想，但也說不定是自己跌交把頭碰破了。」包蘭若的嘴巴還這麼一撇！

「情人」？輕輕地像對自己說。

「唔！」

「你想，她的死會不會跟我們學校裏的米案子有關？」

「不會，不會，絕對不會，米案子不是已經沒事了嗎？校長決定親自調查，同學們也都能相信學校方面的決心，領頭兒的沈琨自動下台，還會有什麼事？而且，李映南又不是這件案子的大主角，那會，那兒會遭人家的暗算？」

「我聽說李映南前幾天收到過恐嚇信，說不許李映南對米案一事向外發表任何消息。」

「是嗎？不過，無論如何，我是不相信這一個血案跟米案有太大關係，可惜我不是個偵探，不過，這件事倒給了我寫一個光怪陸離的偵探小說的『煙斯比里純』。」

張琬無語。

「怎麼？你以為我的話不對嗎？你想，倘使與米案有關，誰會是兇手？校長嗎？訓導長嗎？還會是同學？」

「他們不會買人來做兇手？」

「他們會這樣笨？就說校方對李映南不滿，或者認李映南的思想有問題，開除大吉，何必要讓她流血？你懂嗎？」

「開除了，李映南不是還有嘴？」

「有嘴？這——但是，學校當局根本沒有錯，米貸金就是有問題，那是辦事人員的問題，聽說下學期總務長就要走——所以，所以學校不怕李映南向外說話。你懂嗎？」

「但是，那封恐嚇信——」

「無論如何，這兒的學校，學校裏沒有殺人的兇手！」

「不過，李映南給人殺死了，在學校裏！」

「殺人者不會從城裏跑到學校裏來？傻子！」
蘭若的手往張琬的肩上一拍。「我們不談這些了，出去吧，等會總務長就派人來收屍了，陪着死人，害怕人。」

張琬一聽見「怕」字，突然覺得怕起來了。本來她倒不覺得怕。

包蘭若挽着張琬的手出了死人躺着的房子。

一一二一

已經是午夜了，沈琨才迷迷糊糊地入睡。

一會兒，他彷彿在一叢大森林裏，黑呀，他看不見什麼，地上又是那樣的潮濕，他一摸一滑地爬行着。忽然，他聽見了一聲怪叫，「那是什麼？是鬼哭？還是狼叫？」心裏在想，汗毛孔跟着一個一個豎起來。頭間面前現出了一線綠光，那綠光漸漸地往他移。近來，一步，一步，一步。近了，近了，已經到了他的腳邊了。他看見綠光裏一個人，那個人呀，長長的頭髮披散着，已經是蒼白的臉，讓綠光映得更白了。一身黑衣，赤着足，她站定了，不哭不笑，不言不叫，用那雙也帶着綠光的眼睛凝視着他。

「你，你是誰？你，你不要看我好不好，你，你不要這樣看着我呀！——我，我不會殺你，我不會殺你，是姚水汀殺你死，是他，是他呀。你去找他，你去找他呀！——」

那個人的手漸漸地往他的喉頭伸。一寸、一寸、一寸、一寸，近了，近了，已經碰到他的皮膚了。呀！冷呀！他覺得這樣冷陰的呀，「叫吧，叫了聲來，大聲地。」他的心命令着他的口，但是無論如何出不出聲來。

突然，眼前一亮。

「起來，走，跟着走，不準發聲。」一個聲音，這樣低，這樣兇。

他的喉頭給一個黑的冷的東西碰着。那是槍，手槍。

「什麼」？果然沒有大聲。沈琨這時候已經發現自己還在床上，而不是在大森林裏了，站在面前的，也是個穿黑衣的人，但不是女人，而是一個大漢。

「快，快，」那個大漢催促着。

「還在做夢嗎」？沈琨輕輕地自己問自己。

「別做聲」，那個人用鎗往他喉頭一按。「你在做夢，我卻沒會，」聲音也是那樣低。

「我可以問你一聲嗎？你是誰？那部份的？」

「走，不要多說。」

沈琨在穿鞋了，

「不許穿鞋，赤腳去！」那個人命令着。「告訴你，出宿舍的時候，脚步放輕些！要不，就做死你。」

沈琨無可奈何地跟着黑衣人去了。

在校門口，停着一輛小汽車。

「進去」！那個人又命令着。

「你要把我送到那兒去」！

「別問，到時候自然會讓你知知道，進去，」那個人又把鎗往他肩上一按。

「你是強盜嗎？綁票嗎？」沈琨又問。

「放屁」，一個巴掌過去。「你再響」！

「倘使你不是強盜，不是綁票，那你是公務員

囉，公務員抓人，要有拘票，要有憑據！不能隨便抓人，法律明文規定人民有人身自由！」到底不愧為學生領袖。

那個人，閉聽此話，打了一個哈哈，「法律？

憑據？要憑據？訓導長！」那人用電光一照。

從汽車後面出現了訓導長。

「訓——」沈琨的話還未出口，早就讓那個大

漢推進了車廂。

車廂裏，電燈一亮，他發現另外坐着四個人，

沈琨在穿鞋了，

兩個也是穿黑衣服的大漢，各拿手鎗一支。另外兩個，一個是包蘭若，一個是姚水汀。

包、姚、沈三人相對默然。

「勞駕，勞駕。」訓導長不住地說。

汽車「嗚」的一聲，開走了。

一二十三

「好了，完了，現在，什麼都妥當了，現在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喝酒啦！我說，你呀，你祇懂得灌黃湯，這一次要不是我——你此刻還喝得成黃湯？」校長太太看着校長喝酒，這時候，她的心真輕鬆得要飛起來，臉上的厚肉展了開來。

「不過，不過，你的心也太狠一些了！」校長先生用筷挾起了一片牛肉。

「太狠？要不是上這一手，還讓這小丫頭把稿子發出去，你不瞧見嗎？那張稿子寫得把你當了什麼，把我又當了什麼？說你糊塗，說我是「潛干校政」，說我剝學生的皮，吸學生的血，說我跟訓導長勾通舞弊，說我收買走狗，上面還有詳細的米帳，學校向糧政局領米多少，同學吃了多少，糶出的米價多少，上帳的又是多少，哈，簡直比我還

清楚明白，這樣的東西要是在報上一登，還了得，你非但要滾蛋，還得吃官司坐牢監，千辛萬苦討來的紗帽。千辛萬苦弄來的錢，立刻就完蛋在這丫頭手裏。哼，她狠，我就狠過她頭，看到底是她狠，還是我狠。」校長太太的話真如大江的水流，滔滔地。

「其實，開除了，不完事嗎？」

「開除？她離開學校是帶了嘴跑的，我的校長大人！你知道嗎？前天包蘭若來報告說她聽得情報姓李的昨兒已把一切證據弄齊今天進城親自把消息帶出去，老實說昨夜裏我並沒有叫沈琨把她打死，我原來想給她一個傷，可以暫時把消息按一下，不是嗎？我昨早晨就通知郵局檢查學生發出的信嗎？我還防備姓李的把消息用郵寄這一着。」說到這兒她喝了一口濃茶。把茶葉嚼了幾嚼以後，「呸」的一聲吐在地板，然後繼續下去：「誰會知道這丫頭皮脆，一石頭就是一個洞，是命也數也，那怪得了誰？好了，這一下更乾脆了。她做了永遠的啞吧了。」

「你叫沈琨去打的？沈琨昨夜不是演劇會的主席嗎？」

「啊呀！我的大人哪，你真是祇會做詩，沈琨不會叫別人去幹？有錢哪，有錢能使鬼推磨，那是記過兩次大過的姓姚的，包蘭若的男朋友幹的，他們幹了以後都來報告過我，那時候你還在做夢呢！」

「那末包蘭若、沈琨、還有一個叫姚什麼的，應該如何獎勵一番？」

「獎勵？還用得着你大人費心，也許就在這個時候，從城裏特派來的小汽車，送他們三位去綏靖公署去吃大菜了！」

「什麼？」

「什麼！還留得他們？他們雖然幫了我們好些忙，但是我們不能夠太相信他們今後的嘴吧。這批東西，祇要錢，祇好色，別人能給他更多的錢，更美的色，難保他們不跟別人跑，那時候一翻案，咱們就更完了，所以，讓他們嘗嘗沒有期限的鐵窗風味。」

「如何定他們罪？」

「那還不容易，現成的帽子放着，往他們頭上戴一戴還不容易，我說他們是危險——」

「罪過，罪過，這，這不太、太——」校長手

裏的酒杯有些酒濺了出來。

「甬做假惺惺了！校長大人，讓他們上反省院去反省七年八年也不太壞啊！不過，這是陳祕書和訓導長的主意，這件事是他二人一手包辦，要是我也能早想到這一個好辦法，李映南恐怕不至於死——」

「唉！」

「長吁短嘆的什麼？一切都是爲了你，你的前程呀！你真是糊塗蟲！——好了，現在沒有事了，一切都沒有事了，我也不怪你了，我的好先生！」後半段話顯然是軟了下來。「我忘了把一件喜事告訴你了！」

「什麼！」校長一聲，立刻停杯，舉目凝視他太太的嘴。

「我們的教育廳長大人看中了我們的『大學皇后』曾小姐，今晚上我已經讓他在成親——你這老東西，還喝什麼酒，咱們睡吧！睡吧！」說着，把校長的酒杯從手中奪了下來，又拉了拉校長的手臂，發出一陣像她這樣年紀不常有的笑聲。

二十四

曾菊英從城裏坐着小汽車回來，一下車，立刻跑進宿舍，什麼都不做，坐下來給沈琨寫信：

「琨，我的氣在喘，我的心在跳，我不知道應該在這裏寫些什麼？琨呀！我的琨呀！我被騙了，我被出賣了，校長太太，這個混帳東西，她把我出賣了。她教我送封說是要緊的信給教育廳廳長，誰知道，會是一張賣身文契，……我就給他軟禁了三天，蹂躪了三天，啊！天哪！琨呀！我把這些都告訴你，你會原諒我嗎？親愛的，你一定會原諒我的，我相信，我要在你面前痛哭，用我的淚來洗滌我這三天裏積下來的污穢，琨，聽，我是多麼的愛你呀！我還要求你給我報仇，打死她們，打死這班混帳東西，狐狸妖怪，魔鬼撒旦！琨，我的琨，你要答應我，你一定要答應我呀！從今天起，從現在起，我是你的了，我完完全全是你的了，琨！……」

她看不清她自己寫的字了，看不見了，簡直都看不見了。

她的眼淚一滴一滴往信箋上滴，信箋一濺到淚水，出現了一朵花，這花漸漸的大了，大了，……

索性她伏在案桌上大哭。

猛然，房門一聲巨響，把菊英大吃了一驚。她

停止了哭回轉頭來一瞧，可把她更驚住了。

在門口出現了張琬，沒有血色的臉，散亂着頭髮，脚上一隻有鞋一隻沒鞋，衣服的扣子沒有都扣上，雙目直視着。簡直像鬼。

「你，你回來啦！好極了！好極了！」她大聲地邊笑邊說。「我正要找你，我正要找你，我要告訴你一個消息，一個好消息，哈！哈！你回來得正巧，正巧，……哈！哈！哈！」

「什麼」？菊英的聲音在抖。

「什麼？哈！哈！姚水汀給人抓走了，還有，

哈！哈！黑人牙膏包蘭若，和沈琨！」

「什麼」？菊英的聲音抖得更厲害。

「抓走了，包蘭若給抓走，是我親眼看見的，

一個黑衣大漢，拿着一枝鎗，怕呀！怕呀，大王，

大王饒命，你別抓我呀！你，……」張琬哭了。

「瘋了嗎？張，……」

「瘋了？人家都說我瘋了，你才瘋了呢？我那

裏會發瘋，你才瘋了呢？你才瘋了呢……哈……

哈！」張琬又笑了。

「沈琨也抓走了」。

「不錯，一些也不錯，也抓走了，也抓走了，

睡在沈琬床邊的人親眼看見的，你怎麼一些都不知道呀！整個學校裏的人都知道的，他們都知道了，你進城了嗎？是嗎，對了，你瞧我的記性，你不是前幾天進城的嗎？哈！……哈！哈！……城裏好玩，城裏好玩，城裏可以吃大菜，飲冰，跳舞！……哈！跳舞，跟洋兵跳舞才有趣，小狄呢？你看見小狄了嗎？小狄開心呀！……小許倒霉了，你知道小許嗎？哈！小狄的愛人，愛人，……這是一個秘密，你可不許告訴小狄的，……知道了嗎？小許那天在喝酒，喝得大醉，那天，那天，他把我當做小狄了，哈！哈！我是我，我叫張琬，張琬，姚水汀的愛人，小姚的情人，包蘭若，黑人牙膏，才不是姚水汀的愛人呢！她配？黑人牙膏，戰前不過幾毫錢一盒，賤貨，是賤貨！哈！哈！完了！現在她完了，讓人抓走了，坐牢監去了，也許——也許吃鎗斃去了，……哈！哈！——張琬大笑。

「但是，但是我的小姚也給抓去了，小姚呀！喔！Darling，你回來呀！你，你，你跑回來呀！我的希望，我的寶貝，」張琬大哭。「血，血，血，小姚你給他們鎗斃了嗎？血，血，血，喔！是從你頭上流出來的血，瞧，在流，在流，流得太多

了，太多了，……映南，你的血流得太……太多了……誰殺了你，是誰？是誰？」

一陣人的腳步聲。

「在這裏兒，瘋子跑回她的寢室裏來了，叫他們別上別處找了，」在張琬會菊英的宿舍裏衝進了一羣找瘋子的人。一見張琬七手八腳把她推拉着就走。

會菊英呆了。

二一五

桃李園裏的人，

有的在飲酒，

有的在唱戲，

有的在玩牌，

有的在談情說愛，嘻笑調謔，

有的在變着背，咳嗽着在寫他們的畢業論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

寫在後面

這本稿子逃過難，也被送到字紙簍裏去過，還不曾見人，已遭大劫數次，我不知道它見了人後，

還會遭到怎麼樣的大難。
這本東西是這樣寫成的。

三十三年初夏我還在桂林讀書的時候，有一天，白伽、姚姒和我在談着我們海社（研究文藝的小團體）朋友們寫東西的風格。他們說我的小說的材料都很現實，找現實材料寫，這條路走得不錯，叫我繼續走下去，當時我就說：「現實的材料雖然很多，但是我們的生活經驗不夠豐富，體察事物不夠明確。實在叫我們不敢動筆。」忽然，白伽說，「我們學校裏的形形色色，該是我們最熟識的了，喂，你寫個東西，用這一個現實材料。」我回答：「這倒是一個好材料，但場面太大了，我一個人吃不消，」「大家來」，是他們的回答。於是我們三個人合作寫這個東西了。定名暫為「花落知多少」。

• 就是那個時候（這時我們已寫了約一萬字），敵人破長沙、下衡陽，衡陽危在旦夕，學校當局慌了，沒有讓我們大考完畢，就宣佈「各自疏散」。

走，祇好走了，我跟楚善、傅齡爬上了到金城江去的火車頂。姚姒去梧州編梧州日報，白伽決暫留在校，隨學校進退。

這時候，我早就忘了這個東西。

身體到重慶了，衣服書籍卻全光了，牠們早就給我吃到肚子裏去。

承秀文、娜姑的幫助，我有了暫棲之所，一面天天出動找工作。

工作找到了，生活安定了下來。

白伽自貴州來信，告我學校已遷榕江，「花落知多少」稿已從火場上攜出。於是我又記起「花落知多少」來了。我就寫信去叫白伽把原稿寄來，由我執筆繼續寫，請他用通訊方法和我合作下去，他的回信說：「逃難把我的筆逃鈍了，你去寫吧！寫完了讓我看看就是。」

我收到原稿後，開始續寫。一寫，竟把原來我們的計劃全部改了，而且把從前寫成的一萬字也大大的改動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把原來的面目變掉。

在寫作中遇到了小娥，她差不多每個黃昏跟我談「花落知多少」的人物如何描寫，故事如何發展。還幫我改。我真謝謝她。

初稿成了，我寫信徵求白伽的同意，這本東西倘使發表，作者下面用「集體創作」四字可否？他回信說：「是你寫的東西，應該用你的名字，不過

徵稿簡則

- 一、本誌分設(1)論著(2)科學知識(3)國際知識(4)人物傳記(5)新書精華(6)文藝(7)學生信箱……等欄，歡迎投稿。
- 二、來稿請用語體文，字數最好在四千字左右，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如有插圖，請用黑墨整潔精繪於白色紙上。
- 三、來稿署名聽作者自便，但須詳附真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 四、來稿附足退稿郵費者，可以寄還。
- 五、來稿本社有酌量刪改之權。
- 六、來稿經揭載後，酌酬現金或本誌，但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七、來稿一經揭載，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非經許可，不得再在他處發表。
- 八、來稿請寄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學生雜誌社。

學生雜誌社謹訂

學生雜誌 第二十三卷 第十二、十三期合刊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月初版

每冊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不許轉載

發行所	印刷所	轉發者	主編者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王學哲
各地	各	上海河南中路	

商務印書館

三十六年
一月份

初版新書

- 新原人**……馮友蘭著 定價四元五角
心理建設之科學基礎 蕭孝燦著 定價一元六角
(人事心理研究社叢書)
回教哲學史(伊爾斯蘭)……馬堅譯述 定價六元
 T. J. de Boer: Geschiedte der Philosophie in Islam
社會心理學(大學叢書) 孫本文著 定價十四元
太平天國革命思潮……彭澤益著 定價三元五角
外交本質論……陳鍾浩著 定價一元六角
聯合國……史國綱著 定價二元五角
比較勞動政策(中山馬超俊著) 余長河著 定價十六元
 余長河譯 定價一元五角
新經濟……Robert Boothby: The New Economy
戰後南洋經濟問題……姚枬著 定價二元四角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叢書)
中國經濟農村工業化問題(社會經濟叢刊)
 翁文灝、顧頡羣著 定價八角
- 民國財政簡史**……賈德懋編 二冊 定價十六元
教育概論……范任宇著 定價四元五角
歐美禮俗……吳光傑著 定價一元二角
初中作文教學法……劉兆吉著 定價一元二角
英文習用法舉隅 鮑履平著 定價一元
 Ban Tsiang: Idiomatic Uses of Words, Phrases, and Constructions
急慢性傳染病學(三冊)……定價上二元二角 中二元四角 下二元二角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審定)
農作物施肥法原理……陳方之著 定價三元八角
國防用材核桃木……齊敬齋著 定價一元八角
軍用急造道路工程(國防科)……羅雲平著 定價八角
合唱指揮法……趙梅伯著 定價八角
培風樓詩……邵祖平著 定價三元二角
太平軍廣西首義史……簡又文著 定價六角
意大利史地(復興叢書) 劉文島著 定價四元五角

上列各書按定價三〇〇〇倍發售